



牧菴姚文公文集序



皇元定天下百許年倡鳴古文財牧菴姚公一人而已蓋常人之文多剽陳襲故窘趣弗克振拔惟公才驅氣駕縱橫閎闊記律惟意其大略如古勅將率市人戰彼雖素不我習一號令之則鼓行六合所向風從無敵不北雖路絕海嶽亦莫不迎銳而開猶度平衍視彼選兵而陣擇地而途纔一再敵輒衰焉且老者相萬矣走年二十四見公京師時公直學士院每有所述於醺酣後岸然瞑坐辭致砢隱書者或不能供章成則雄剛古邃讀者或不能句尤能約要於繁

出奇於腐江海駛而蛟龍掣風霆薄而元氣溢森乎其芒寒皜乎其輝燁一時名勝靡不鯁鯁焉自閔所
有伏避其路而將相鼎族輦金篚幣託銘先世勲德者路謁門趨如水赴壑厥問之崇學者仰之山斗矣
每往來江湖間贖餞宴勞月無虛朝二千石趨翼下風吟嘯自若巷陌觀者謂神君僊人嘗謂唐三百年
其文為世所珍者李邕韓愈二人或所翫若市或酬金物門窳其凡論之公益兼有至其外榮達喜施與
宏逸高朗中表惟一年愈艾而氣節愈隆顧有前人所未備然則公之奇侅瑰異者獨文乎哉公沒之十

一年當泰定改元江西省臣求所述於家凡若干篇將板行世郎中賈煥華甫走書濟南以文序請竊惟韓昌黎文李漢氏序歐陽公文蘇軾氏序公與二子代雖不同要皆間氣所鍾斯文宗匠振古之人豪也走何人敢於焉置喙辭不獲因紀平昔所嘗得諸心目者姑副所懇公諱燧字端甫仕致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太子賓客牧菴其自號云

泰定 年 月 日張養浩撰

附姚文公謚議



柳



天地真元之氣一會則聖神代作揚熙秉

瑞以開太平而必有不世出之臣挺生其間攬結粹

精數為制述於此增煥盛德大業而聳之五三載籍

之上壽數百年而得一二人焉其有關於氣運者始

是豈徒文乎哉乃若先正許魏文正公之在吾元寔

當世祖皇帝板拓基圖之始倡道明宗振起來學一

時及門之士獨稱集賢大學士姚公燧為能式慕厥

緒以大其承然觀公之言而考夫文正公之學則其

機籥之相頌殆不啻山鳴而谷應雲興而龍翔也故

大德至大皇慶之間三宗繼照天下乂寧而公之文章蔚為宗匠典冊之雅奧詔令之深醇固已抉去浮靡一返古轍而銘誌箴頌之雄偉光潔凡鏤金刻石昭德麗功者又將登先秦而漢而上之以闢夫作者之域排江詆訾不一二而家傳人誦已十百雖欲掩之孰得而掩之哉他日良史執筆以傳儒林則公在文正之門豈有儕之游夏而已也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然則以之節惠公矣憚為謹按謚法博聞多見曰文敬直慈惠曰文請謚曰文

姚文公牧菴集

烏木杖賦

去年史仲威得烏木杖大徑咫高可過額嘗析一杖遺余許為賦報之其秋仲威疾歷三時未勿藥也今年余生朝使人肩木之半相壽且促曰吾疾所以嬰綿者豈思不償賦致耶不佞誠得一誦其辭或可釋杖而起矣余勤其言而賦曰
或曰炎海之山珍木產焉金為之聲石與其堅雕結伐荷授諸瀧淵依居蛟蜃漱沫濡次歲月俟之化而為玄要出人為非得自天此島夷假以售利於中土

之微權也抑齋聞而笑之曰昔賈鬻鞭梳蠟其膚市者一濯已呈蒼枯昏是黝材裏表一如從可占知迺受形其本初者也胡子以由彼而然乎今夫中土之山有衆其植斧取觀之內各異色樟柞稠文杜棗樹赤檀栢沁黃蒲椴楸白與爾萬里遐裔絕域瀘雋杉紫儋黎沉褐扇賓雞舌相半白黑一隅斯舉三可反曠茲庶品之爛爛果孰漚以何澤况於兩間滋雨噓風敷吐華耀為白為紅深淺濃淡萬不齊同令人感之忻心悅瞳問誰為之能然皆著妙於化工夫其見諸柯葉之外者如此又何惑理質於其中哉且水火

之赤黑不一其色者雖童子猶能知之至語其相賊而為用有戴白之老所未思維男丁之婦壬實雄黑而赤雌始若悍而難馭終為夫之所移令其色之幽幽迺昔赤之由基是何資於適譬只煬竈亦可闕皮尖脆而烈者燭也其煙液為煤必黔而緇因以曉夫巧繪之葉鉛朱亦懼其久浸漶而為黝又以信道書坎盛之侵離也不然南服之洲祝融之宅也敲金石而焦流蓋火熾之已極非盛其水以滅之則物將不能以生活故伊人之睇而不渥赭而深黑示火色之索藏惟獨見夫水德而已矣其木理之如漆者又

足惑乎哉史鮪之孫其畏可象析而杖之奔走相餉
輟矛廬於猛士配几屨於席上試扶衰以起策觸爪
甲而鏗響思卷鐵而含簧陋柳侯之為匠必求同於
所異纔黑蛇之佛衍噫物之變化不可期兮猶足以
乘雲霧而騰往也

姚嗣輝南檀堂

彼檀有土性生植惟岷岷藥藥干雲姿才與樗散隣
匠石過不晚煬夫取為薪所貴故山樹寧計世莫珍
一別十畝陰清溪俄幾春名堂楣上如對故鄉親
請事小弁詩桑梓亦惟寅盛德古自卑木惡何闕人
不見樗王疾智囊終相秦君才負棟柱未許溝斷均
無以檀自期上孤明堂晨

寄暢純父治中

欲聞真息耗無使梓橦來烽火平時報田疇亂後開
徒歌王粲賦不直士元才遙憶牛頭寺思親日幾迴

輿病高崖道中作

役後乾坤遠，栖栖道路平。
五年三入蜀，十夢九歸秦。
瘴鬼偏凌客，山英定笑人。
無勞前問渡，祇覺白頭新。

舟達黃溪

草木隨寒暑，殊方榮悴同。
葦花兼露白，檉葉未霜紅。
日月雙飛鳥，江湖一病翁。
晚來沙嶼上，愁坐獨書空。

發舟青神縣

青神開百丈，江岸轉荒涼。
薜荔緣松起，蒹葭並竹長。
深披豺虎徑，毒犯虺蛇鄉。
何莫非王事，牽夫可惋傷。

感事

致位丞疑地，夔龍伯仲間。
星當朝北斗，日已薄西山。
取謗因雠惡，貪權失巧間。
此行雖鐵甲，未足比慙顏。

留別和杜紫微韻

身世支離似敗衣，有戈難却魯陽暉。
不知此日公車召，又復何時野服歸。
花信正愁風駘蕩，麥苗還喜雨霏微。
分攜江上休迴首，恐見檣烏作背飛。

癸巳九日

去歲君山孤棹遊，如今盡室石城州。
明年白髮桑榆日，何地青山萸菊秋。
客氣已為強弩末，官情空遶大刀頭。
果成問舍求田策，未讓元龍百尺樓。

次韻時中

多君聞道粗知歸雲霧何人識少微爾後驂騑終獨步自前鷲鳥不羣飛淮南數日將寒食客裏三春尚臘衣安得鑿坡同給札不妨首着對朝暉

別王良輔

只聞官罷尚荊州不謂相逢郢水秋如我避賢三退舍與君為客一登樓人才妄自金鳴冶世事從渠劍刻舟明日分攜武昌去應煩南夢到滄洲

黃門飛鞚圖

太平無有羽書塵局促龍鱗萬里身不著圉人時騁

驚天閑驕悍若為馴

賞花

出門京國事無涯虛擲東風五物華却謝病歸催不起故園今見碧桃花

至大三年十月赦

朕自嗣守丕基致孝太室奉上玉冊寶加謚太祖為
法天啟運聖武皇帝光獻翼聖皇后睿宗仁孝景襄
皇帝顯懿莊聖皇后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昭睿
順聖皇后裕宗文惠明孝皇帝徽仁裕聖皇后順宗
昭聖衍孝皇帝成宗欽明廣孝皇帝貞慈靜懿皇后
于斯之時宜降德音誕告天下猶恐數赦或賊良民
今因西北叛王不受正朔五十餘年其子察八而蓋
愆前人盡率部衆歸命闕庭及濶闊出謀為非覲未
忍置理刑以輕典與夫崇建大刹上為列聖報德冥

真下爲生民祈福昭昭者亦旣成功皆我聖母之德
之致已於此月五日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儀天興
聖慈仁昭懿壽元皇太后屬大慶禮成宜敷渙號以
新民聽於戲凡在有司一乃心力以輔予治期底隆
平

卽位詔

至大四年三月

惟昔先帝事皇太后撫朕渺躬孝友天至由朕同託
順孝遺體重以母弟之嫡加有削平內難之功於其
踐阼曾未踰月授以皇太子寶領中書令樞密使百
揆機務聽祈總裁于今五年先帝奄棄天下勲戚元
老咸謂大寶之繩旣有成命非與前聖賓天而始徵
集宗親議所宜立者比當稽周漢晉唐故事卽正宸
極朕以國恤方新誠有未恐是用經時今則上奉皇
太后勉進之命下徇諸王勸戴之勤三月十八日於
大都大明殿卽皇帝位凡尚書省誤國之臣先已伏

誅同惡之徒亦已放殛百司庶政悉歸中書命丞相
鐵木送免平章政事完澤李道復等從新拯治其可
為今法程拯民急者具如左方於戲凡爾有官君子
皆古所謂治天職食天祿者宜一心力欽乃攸司無
替朕命

皇帝尊號玉冊文

維至大二年正月乙酉朔越七日辛卯皇太子中書
令樞密使臣某謹率中外文武百僚頓首頓首謹言
昔我世祖既平炎趙質之於書幅員廣長振古無倫
覆燾之下八紘萬國莫敢不庭何獨一王西北岸然
憑道阻脩方命正朔德綏之而不摯威董之而不警
夫豈不能聲罪致討深入其地終以聖仁親其宗親
包荒有年成宗繼序憤久騫頑天鑒昭明於裕皇孫
獨異陛下授以太祖皇帝信寶撫軍漠北是固以張
足付神器之本時未及冠承命卽行其視萬里莽闡

寒冽之鄉不遠不難如堂適庭至則獎厲諸軍脩明
法制簡拔果毅均苦分勞解衣燠寒推食飲飢洗洗
汔汔士氣日作睿筭伐謀待寇歲至奪人以先身踐
戎行霆馳電擊大北其羣虛已不矜日慎一日始終
十年不犯屢勝狂狡不懲悉銳未加當以選鋒伺間
出奇盡襲輜重彷徨無歸度不能軍耄倪累累羣口
百萬致茲救寧平四十年未靖之梗成兩祖宗未究
之志天下之人聞其風聲思覩天先者顛顛翹翹九
圍一心握是乾符歸正宸極弛武事之夙習洽新化
以文治立愛自親曾未旬浹上尊太后問安以時下
建儲宮庶政是先又舉列聖未遑之典欽崇元祀玉
瓚黃流薦裸太室還蹕龍興徘徊太祖龍旂九旂勸
金於斯肇基帝業為城中都又以孔子垂範百王將
二千年而顯謚未稱加大成於至聖文宣王上立勞
於軍與凡庭臣悉大賚之間歲不登既賑既恤虞施
未傳民罹罪罟再肆大宥至德難名赫赫巍巍惟天
為大掛一漏萬并觀如斯求可盡臣下歸美報上者
惟是徽稱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統天繼聖欽文
英武大章孝皇帝欽惟陛下立心天地立極生民茂
對鴻名于億萬年

皇太后尊號玉冊文

維至大三年歲次庚戌冬十月甲辰朔越五日戊申
嗣皇帝臣某臣伏思顯考順宗未臨海寓眇小子
託其遺體顧踐丕基惟事聖母養以天下何無不有
何欲不臻而隆名盛典辭未見俞非臣所以表微忱
酬大德也欽惟皇太后陛下貞順而齊肅淵哲而剛
明居常處變愛威異施臣在先朝受詔漠北往撫諸
軍可謂遠役以義割恩縱吏其行迨軋河陽永懷彌
切親至五臺禱于佛乘尚憑陰隲早遂振旅殿閣是
崇霽旣用昭旋聞國恤併日馳赴邪謀方興授策儲

皇曾不再日掃清宮掖待臣以來畀付神器自非睿
斷安救內訌往歲鑿輅再輒五臺淨供大修以畢夙
願極心為臣天燾地持日居月諸其大其明非言所
喻詩之言曰母氏劬勞推之眇末咻仁煦慈百倍為
艱圖以報塞惟崇顯號者強而名之庶幾聖德昭明
天下是用類于上帝禋于太室奉玉冊玉寶上尊號
曰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皇太后欽惟皇太后陞
下慶躋莫上之尊福衍無疆之曆菲躬是保慈訓是
承

元帥烏野而封謚制

惟太祖之基命龍遂乘雲有良臣以樹勳魚猶得水
展我同姓豈伊異人故金紫光祿大夫北京等路兵
馬都元帥烏野而氣鍾光嶽之純全誠貫金石之堅
確智足謀國勇則冠軍佐天運之維新憤人心之未
定既降復叛必煩以行故自北而徂南首遼尾魏亦
攘左而塞右膺齊背秦語其跋履於四方數豈戎衣
之百襲為庸已懋其報宜豐可當非劉氏之不王姑
啟若魯侯之大宇併申褒典少慰英靈噫佳城之鬱
年三千名固已昭乎白日分國於肇州十二澤期不

斬於黃河可贈某官追封營國公謚忠勇

元帥紐鄰贈謚制

朕聞率土之臣莫如同姓干城之將尤可異恩故遠
稽於禮經用厚加乎愍冊具官某其在弱冠嘗為選
鋒迅與鷹揚號為萬人之敵虢如虎視隱然千里之
威屬鉅寇之及郊乏總戎之制閭求可居此孰有異
然其為人心所歸不待君命之至推使秉鉞辭拒循
墻卽下令于轅門已折衝於樽俎握機旌建四川之
草木知名開壁鼓行三峽之星河動影勇頗收之非
匹策孫吳之可方入阨危則膺衆所不先分賜與則
知士之最下勁騎所感豎城每摧如斯宣力於兩朝

何止出奇於百戰嗚呼降年勿永為烈則多雖狀不
及識之亦心未嘗忘者置戶以守何樵牧可侵馬鬣
之墟故壘即封或魂魄猶思蠶叢之國可贈某官追
封蜀國公謚忠武

丞相阿塔哈封謚制

臣為委質勞於同軌之間國以念功恩及燧衣之後
雖歸終其時有所未及在追恤今日烏可或遺爰寵
幽褒用昭異數故先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
丞相阿塔哈力齊嶽負量與川涵託開國將種之苞
根挺明堂工師之大木受任閩外賈勇籌邊為憲宗
入蜀之前鋒因殘百粵非世祖投江以尺箠不返三
苗報効之私寤寐不置百其身以奚恤一廼心之是
期會師征險順而貞得夫剛決柔之兆考版圖之幅
裂秉旄鉞以鼓行將削尊號於偏方必使義聲以先

路勢乘破竹名正包茅有不待陣風蛇之蟠而已飛
塵星駟之捷如震如怒衽金革北方之強于理于疆
盡江漢南國之紀羣黎壺漿而崩角幼主席藁以泥
頭瘁事匪伊成功能爾凡十年為丞於行省奄一旦
違世於先朝白雲杳歸於青山清風空遺於黃閣像
未麟臺之貌服先龍袞之升既進師垣又建王國俾
大書於神路過者式焉示絕等于臣鄰忠斯勸矣尚
膺茂渥少慰營魂可贈推忠翊運宣力功臣開府儀
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順昌郡王謚武敏

妻扎刺而氏封王夫人

大帝立極之十五年嘗曰昔我太祖戡定中夏日不
暇給由天未厭宋德帝制偏方命將出師一家天下
今惟其時曾不三年墟其廟社雖曰睿算萬舉萬全
亦大臣奉辭宣力死職忘身有以致茲厥功茂哉用
是追崇故光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阿
塔哈為推忠翼運宣力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
柱國順昌郡武敏王其故妻扎刺而氏在父母家幽
閑而禮其移天也淑慎有聞所可盡傷在不壽考以
語媿德不及見夫丞相建希世之功以語娠賢不得

食子大夫糾官邪之祿非賁玄壤曷慰貞魂可封順
昌郡王夫人

丞相塔刺哈追封淇陽王制

出入帷幄人十能而已則千許謀廟堂相一年而疾
居半竟邦家之殄瘁宜王禮以追崇故開府儀同三
司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太保太子太師知樞密院
徽政使中政使宣徽使左都威衛指揮使塔刺哈維
昔開國之遺苗乃今太師之元嗣由爾世胄為我親
臣事世祖至今也凡三朝職食官而久者非一日灼
其廉明而忠亮與夫恭遜而溫文眷茲中書出庶政
之原居以右相絕百寮之席使加中政機總六軍善
調護而長官師監纂修以成國史如此重青皆所裕

為一德可以寬鄙夫片言奚止簡繁務思過榮之可
懼視倖利以不貪同縮銀艾者十人爾先辭免其太
尉均受錫田以萬畝爾獨還致於司空觀父子之並
相一門求聖賢與尚友千古改為改作緇衣何賴乎
武桓拜後拜前赤舄未慚於周魯方歌功於清廟條
委魄於閭豈意少者沒而老者存益信神難明而
理難測憐乃公獨傷於漠北誓爾後均胙於淇陽嗚
呼何但上下床盡餘子可束之高閣如失左右手慨
正人不作於下泉咨爾靈明歆朕休命可特贈封謚
為懷忠昭德佐治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

淇陽惠穆王

妻啜思蠻公主封王夫人制

朕自踐阼於今年洪惟天地祖宗之佑陰陽和平
星緯咸若民物豐阜邊鄙不聳朕是用大賚於羣工
凡嘗執政柄理者必追錫及於三世而伉儷之賢亦
與嘉褒於戲是曠代之典也具官塔刺哈妻其毓秀
朱邱作配相門少習儀訓閑於婦道貞順著稱垂範
閨閫相厥夫子為世英宰而芳蘭早萎不終榮顯懿
彼宗戚失此女師開吉壤於淇陽正邦君之顯位服
我新寵妥爾幽靈

耶律鈞贈官制

臣克厥艱而始民敏其德子焉能仕皆由父教之忠
眷予問義之人師實漢傑射之位長固求還笏難斷
抗章是用追崇其先庶以垂裕乃後昭文館大學士
中奉大夫國子祭酒耶律有尚之考提領東平路工
匠所長官鈞中書猶子丞相從兄宗承遼室之遺苗
禰死金源而全節尚論其世孰踰爾家而又誨嗣續
善詩禮之敦於以見平生戛統禑之習自夫共工之
謝晏然同俗之安爭饋肆乎五漿振衣罔於千仞奉
先惟孝雖耆耄於禴祠也親焉接下以恭其臧獲之

久故者民耳匪直入官而知止抑展在家而必聞惜
棄世於九齡負爲國之三老於乎神遊安往定徘徊
乎故鄉哀寵卽封用昭章於疑墓嘉誅以副殊渥罔
遺可特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追封漆水郡公
謚莊慎

高麗國王封曾祖父母父母制

昔我太祖皇帝之奮舉漠北也東旌西旆分甸南服
昭德示威所向臣妾惟時三韓境壤相聯天戈一臨
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大師上柱國駙馬都尉瀋陽王
征東行尚書省右丞相高麗國王王璋之曾祖故高
麗王王暉深察機運舉國內嚮事會之來問不容髮
自非秉志端慤明識遠慮疇克如是哉又屬遠民餘
孽僭竊島嶼狂肆弄兵陸梁假息重煩命將致討於
時冰雪泛寒饋餉不通而暉乃能供侍轉輸師皆宿
飽軍興器仗資助無闕復濟師徒往殄殘寇其於肇

造開基立勳王室保民興邦莫之與比故得守土享年殆將四紀澤及後昆慶流斯永傳子若孫與國連戚不其臧歟是宜追崇上爵仍錫嘉名魂而有知歆茲異數可贈敦信明義保節貞亮濟美翊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丞相上柱國高麗國王謚忠憲

崇德報功法舉追崇之典分邦列爵恩頒及內之章酬我舊勳同茲顯號具官高麗王王璋曾祖母柳氏傳芳合族作配高門屬皇祚之興隆偕名藩而臣附明賢所化貞信無頗傳子至孫極富與貴三韓保國

位同異姓之侯王五等疏封名亞寡君之宗室幸新殊渥庸慰淑靈可追封高麗王妃

朕觀今天下有民社而王者惟是三韓及祖宗而臣之殆將百載厥父菑而子復肯播曰我舅則吾謂之甥旣勳以親宜貴與富禮克先於事大典可後於追崇具官高麗王王璋之考純誠守正推忠宣力定遠保節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征東行中書省右丞相上柱國駙馬高麗國王王昨移孝為忠易威為惠禮樂刑政之修者典章文物皆粲然惟大猷之是經與小心之以翼初由世子已帝女之降籙旋俾嗣王

非公孫之復始遂罷時貢其方物顧同歲賜於宗親
責秉鈞以東征期奠枕於南面追叛王挺身於遼水
出選兵歷卵以泰山戰踵未旋逆首已授雖居位未
周於三紀而事實過乎七旬中壽共言今代希有矧
其子式穀之是似則斯人沒世為不忘自官階而進
之至師垣而極矣夫既封玄兔之墓表滄渤以為襟
何必刑白馬以盟誓黃河之如帶尚期貞魄庸服恤
章可贈純誠守正推忠宣力定遠保節寅亮弘化奉
慶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丞相上柱國駙
馬高麗國王謚忠烈

三韓為國五季已王雖居東溟之濱實享南面之樂
由其先有功於太祖許帝室以連姻故季女鍾愛於
世皇即公官而命醮方穠青軒之桃李俄淒白露於
薰葭眷懷懿親用隆恤典具官高麗國王王璋之妣
皇姑安平公主高麗王妃發祥坤掖分派天璜以舜
妃癸比之霄明為古公亶父之姜女善於媿德車服
不矜其夫家樂有娠賢茅土已纘其父服可謂全妻
道之終始苟不因湯沐之安平原進大封曷彰尊屬
於戲最他邦之道里距北闕以五千移近甸之河山
盡東秦其十二明靈可作殊報是膺可追封皇姑齊

國大長公主高麗王妃

姚文公文集

襄陽廟學碑

聖元爲制凡士其名而儒其服不縹之民而殊其籍
惟責田租商征自外身庸戶調皆復之無有所與者
將百年於此矣世祖詔即闕里聚孔顏孟三族置官
而教之以俟其成德達才者垂三紀焉是皆無聞歷
古而獨見之今者也陛下繼聖恢前皇之遠猷舉厥
未修之典封衍聖公屢下明詔還正貢莊學田俾完
廟養老資廩師生其於世聖人之肖學聖人之徒履
育漸濡德澤至矣府州縣邑爲之牧守令長者率以

作新廟學為政務先而恐風行聖化之後也襄陽宋
之鄙城也金社既屋嘗歸吾元由於忽棄不戍故宋
切築為北門四十年世祖徵兵天下不忍一旦以闕
吾民包岷漢而城之視猶圈虎待其身斃五年乃下
則其受大兵也為最又城門闕矣廟學前大闕帥武
臣曰陋就簡而為之不稱神居勢宜改為田之在郊
籍既失存民亦廢耕主吏去之無有知其在不敢
視江南他州之有夙儲者其施力又若甚艱此前政
所以苟於其事者惟摠管陳術經度之已而受更今
摠管陳義謀之吏民曰明詔如是吾方表田募民覲
獲何時明日便是學愧德他州則二千石為不職且
受譴矣不衆為之就緒無日吏比者割若俸戶比者
捐若財應者歡然辭出若一帥守兵家亦勸赴功猶
不足用取餘公帑治之二年聖哲中殿賢儒傍序門
堂齋庖楹礎林立朔望春秋奠薦講肄籩豆鐘鼓有
踐與節人之戾止新視易聽起所墮習而祇畏矣燧
嘗過之拜其下庭猶有可憾焉者自唐開元配食顏
子技曾子於諸子以足十哲前宋則躋孟子與顏氏
並雖金經百年未之或改後宋則益以曾子子思進
子張於曾子之舊故江之南位十哲上亞聖人者四

焉宋平北方學者安顏孟而異曾思浙憲首請黜之
當國之臣不然之也其後一侯為憲河南是時襄陽
未入山南猶其在蒞也不請而遂黜之由是廟配
止顏孟自今以觀顏曾之於夫子同見而知伯魚前
死則子思亦可見而知者惟孟子後百有餘歲為聞
而知子思學曾子孟子學子思而得其道統之傳則
曾思之功果不優於孟氏乎顏子前又有聖人者存
未嘗為書賢之於經事有十九見贊夫子者終一問
仁與為邦二焉一以修己一以治人他皆見稱於夫
子與不待為問而自謂之者也曾子述孝經大學子
思作中庸孟子則自著七篇之書學者賴之至今為
書三子二子獨見黜是外其師而弟子是尊於問而
知者仍祀不變而顧後所見而知者焉或曰子記汴
學已譏立顏路曾皙伯魚於序而坐三子堂上今何
云然燧曰向所疑者以崇子而抑父弟安順於倫理
非曰可逆去之也今江之南配享者可不訓而黜則
江之北有以功曾思者可不請而黜乎燧故
嘗曰人臣有見列而知之則可若以制度考文之事
天子司之以幸國家遑於稽涉之事雖天下學禮之
臣群然議之必得所當國者然後可也侯磐石求銘

奉議大夫山南道節度使廉訪副使馬公實分刺是
郡亦以候嘗勤心宜若可言噫曰嗚呼是豈可易為
哉孟子稱智足以知聖人者宰我子貢有若子貢有
若則以為自生民以來未有宰我則以為賢堯舜遠
猶未曉言聖人之所以然孔子語堯曰蕩乎民無
能名以為賢堯舜者益難名矣然自孔子沒迄漢之
世將八百年廟焉而不碑其見之金石者孝桓元嘉
許魯相瑛置百石吏領禮器與孝炅元興魯相晨奏
依社稷出穀王家供禋祀二詔魏曹植始碑之唐則
作廟一州必碑最盛以衆就其善言者韓愈氏處州

柳宗元柳州道州曰自天子至於郡邑通祀徧天下
惟社稷與孔子又曰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二帝三
王無以侔大不敢一言以贊其道無他蓋聖人之道
天也善言者繪工也於山水鳥獸草木之為物與人
執事或可圖而肖之以語繪天設色而得其髣髴萬
一者古今人無能為者也故惟著其始媮而今完者
以告夫後之人銘曰聖人豈言具其善言而後人
維棄形勢始終一地視時屯亨而為險易昔焉畫守
負而江山動天下兵五稔悖頑時匪無學士日介曹
以杆大刑違事俎豆皇與既邈壇南海涯顧為土中

襟帶夾施猶為名城於漢之域惟廟塋軌不稱瞻式
帝奮文教誕誥優于學湏才如獲仰稷是邦承流
其陳兩侯術也經畫義逮成績桓新宮實教所基
嗟哉襄士桃達何為聖人遺言具在方冊口誦心維
奚異親炙朝趨斯庭夕休斯廬亦奚以閭闕里即居
行見接武賓興成德作之君師實帝之力刻詩麗牲
用示無極

中書左丞李公家廟碑

燧嘗觀人臣私廟之祭易乎古而難於今三代不論

也漢之時功臣侯者土地人民傳及子孫故嗣侯得
以致隆數於其祖考世世無有所殺後封功臣皆虛
邑無有土地人民子孫或官卑祿微往往不能為廟
與雖為廟以記曰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
士祭既用生者之祿勢有必不能致隆者姑借先宗
氏言之如文潞國作廟洛西其先未嘗將相也顧受
祭將相潞國嘗將相者其子及甫惟得祭以大夫祿
是於不為將相者致隆其真為將相者復加殺也如

斯者幾何人哉惟呂正獻惠穆於文靖范忠宣恭獻
於文正世其將相者史冊二百年間纔十三見事亦
曠世而希有者也然自中元以來漢人父子將相者
故丞相史忠武公與今資善大夫中書左丞贈銀青
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謚武敏公二家重輝襲芳震耀
一時豈獨爲之子者信敬於昭昭厥考亦足以慰靈
於冥冥矣惟李氏家隴西成紀者實秦將信諸孫漢
至六朝門閥甚峻惟與崔盧鄭氏姻不連他族唐李
王西夏甚盛強雖宋金嘗加兵終莫能服我太祖始
平之其宗有守兀納城者獨戰死不下子惟忠尚少
求從父死爲今分土淄州諸侯王所得於公爲考後
以金符監淄州有子十三公次居四王妃愛其穎異
嘗子之在先朝故事凡諸侯王各以其府一官入參
決尚書事公代其兄爲之李瓊爲逆有迹淄州君獨
從公馳圍瓊繫闔門獄中瓊誅得出上盡賜償所亡
失授公淄萊路奧魯總管後改宣武將軍益都淄萊
路新軍萬戶與城夾寨圍呂文煥於襄陽四年而下
之加明威將軍虎符丞相伯顏南征宋兵戍郢十萬
城西郢鎖戰艦絕隘爲陣我舟不可越乃渠黃灣拖
舟泛藤湖以出唐港棄郢去留公後拒敗其追兵行

拔新城沙洋下復破夏貴陽邏口下鄂漢陽從故丞相阿里公時以左丞戰荊口禽高世傑下岳進阮沙市下荆南傳檄歸峽辰沅靖澧常德諸州皆下之又徙鎮常德左丞徇地湖南丞相兵及淅西以地遠援疏詔公與宋都統張茂實呂師夔闢都元帥府江右公爲左副都元帥破劉槃軍中隆興禽熊飛建昌撫瑞吉贛與廣閩諸州皆下會宋幼主出降其將相張世傑陳宜中挾益王昷衛王昺浮海趨福立益王元以景炎閩廣諸州應者十五郡縣豪傑亦爭起兵公出定反地大破吳浚軍十萬南豐浚走如張文虎復合兵十萬又破之兜港伏屍三十里浚走合其相文天祥瑞金又大破之天祥走據汀別將孔遵窮追併破趙孟潛軍復其州而還隆興守帥覲利巨室以罪陰與賊連已誅夷百三十家公還白其非辜出其未盡誅者獄中帥府改宣慰司加昭勇大將軍同知江西宣慰司事尋加鎮國上將軍福建宣慰使又改江西宣慰使天祥復陷汀行收兵出興國又擊走之追四百里及之空坑散降其衆廿餘萬禽趙時賞以下文武將吏數百人拜參知政事行中書省江西益王殂廟以端宗世傑復立衛王元以祥興移柵海中崖

山近去廣治四百里授蒙古漢軍都元帥經畧廣東
進復梅循英德與廣之清遠走王道夫擊凌震海上
獲船三百艘禽將吏宋邁以下二百人又破其餘軍
芟塘江淮省亦遣都元帥張弘範至自漳與共圍崖
山勢計窮虜度不能國資政陸秀夫抱衛王蹈海死
獲其金璽其將吏死焚溺者十萬餘人翟國秀凌震
皆降世傑遁去風壞舟死海凌港南海平朝京師上
勞苦之其將佐與錫宴者二百功陞者千授資善大
夫中書左丞移省荆湖凡虜男女奴鬻之者皆罪而
正之常德辰澧沅靖五州大荒民至易子以糴為發

廩賑之所活為口亡慮十萬計征占城詔使給糧仗
造舟海南取得其宜黎僖之民勸趨之疾還詔從皇
子鎮南王征交趾敗其兵天長府其王遂舉國航海
將身師追之敗諸洋中獲海艦三百始公策城天長
儲穀待賊敵眾議不果盛夏軍士疾作漲潦冒營遽
議旋軍賊躡敗吾後拒王以公殿賊閉永平關傳藥
努矢射公貫膝負創奪關出境以毒發薨思明州年
止五十最其平生小大百戰下城邑百有五為戶三
百萬嗚呼其亦勤已後薨七年而贈官賜諡封公之
命始下玉音仁煦恩重書棺人臣獲此哀榮極矣公

雖不可作已安知其不肉骨九京邪公諱恒字德卿
自號長白篤孝純至淄州君卒方擊兩王閩廣淄州
君顧言我死必無訃吾兒使會喪縱敵南海平始克
銜哀摧慟屢絕且泣謂所從曰爲我語諸昆弟妻子
吾不得以時喪先公旣以抱恨終天今復棄養太夫
人而身先朝露於是遐夷吾目不瞑下泉矣其謹事
之夫人王氏視分土諸侯王之妃姑也訃至夫人秘
不敢聞之姑惟發哀私室公則再見夢太夫人曰兒
今死戰日南矣太夫人泣言吾再夢如是豈誠然耶
夫人始情告曰婦無以安君姑氏心也覆是久矣始
發哭服喪嗚呼死而精魂猶憐其親可哀也已可
哀也已子二人世安以監廣州從朝京師授新軍萬
戶同知江西宣慰司事再嗣公益都淄萊本軍萬戶
後以正議大夫仍將本軍僉江西行中書省事再陞
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行尚書省江西尚書省罷今以
上官參知政事行中書省仍江西嗚呼六官而三踐
公武已可見其才之無羞子職者自其旣相亦解兵
其弟世雄以宣武將軍將之乃作河洪之詩使歌以
祀公其辭曰東晉而徵水通此東其言不盡
李氏之在與水細大河洪姑臧有夏而王越三百年

傳歷既長極崇而墮亦天之道日月作矣衆星匿耀
王孫始卑徂東自西溜水幽幽東楚之流曰職不豐
猶監一州有蟲吾民有梟吾土吾力不能天子肆汝
從父奔告帝嘉爲心廼陟潛沉寢向用公決漢水
南紀所恃爲池襄陽金湯陞公將萬夫長圍四禩
而竟下之岷江失藩沿流列城振落摧乾至莫難一
文軌判裂萬里收功九重授策維是武庚狂志復殷
爵人號年大蠢甌閩終兄弟及公膺奮擊與闔四年
崖山剪克血其鱷鯢南海無波廐馬笥衣其賚如何
帝曰汝烈宜置左相授兵而子西護湖廣公拜稽首
天子萬年帝德聖神臣何力焉湖廣聽命壤三千里
陰翕陽施刑賞自己及兵占城轉粟黎僭歸佐皇子
致討日南不測風洋冒獲而三由溜而漢由江而海
其涉日深蜚聲日大叢爾南夷曰尺箠笞犴勝者家
輕於出危賊策吾師不能炎暑敦弓綿力犀甲敗雨
避來勿迎邀歸以爭旣奔先偏左廣亦傾孰作士氣
公殿奮武斬輻短兵援桴鼓鼓格鬪比死冠纓不顛
裹鞞馬草踐迹文淵維昔禡時皂蠹有翮廼今還歸
粉篆丹旃兆夢悠々魂魄遼遠致身移忠維孝其本
黼宸思之錄其庸勞寵幽上公可謂曰遭公亡不亡

公有良子亦秉國鈞實法實似有嚴作廟簠簋維時
神容與耶去此奚之維溜維漢維江維海其流或枯
廟主斯毀何以麗牲樂石峩峩太史詩之以侑以歌

長春宮碑銘

元貞之始年秋九月七日皇帝御香殿守司徒臣阿
剌渾撒里集賢大學士臣李蘭分奏輔元履道玄逸
真人臣張志僊言臣之曾師長春子丘處機爲全真
學於寧海之崑崙山太祖聖武皇帝當勸金之十年
方事西域聞其有道自柰蠻俾近臣劉仲祿持詔求
之又急其見而遲其來繼俾以迂之抽兵以衛之與
語雪山之陽帝之所問師之所對如敬天愛民以治
國慈儉清靜以修身帝大然之曰天遣仙翁以寤朕
命左史書其言又以訓諸皇子者世祖聖德神功文

武皇帝已敕臣徐世隆載諸靈應之碑惟是太祖格天之年丁亥夏五詔因其號易其所居太極為大長春宮猶未有碑至是六十九年人已無知受名所自不及今焉陛下昭代曉之詞臣俾刻金石則益不白於將來也敢昧死請制曰可十月十日事下翰林臣燧實以其日直筆故得兢惕以奉明詔臣聞老子曰取天下者常以無事用是究觀歷古受命之君規規務取止乎禹迹之舊其所後服固非兵不能讐故萃衆智驅羣雄謀而闢之櫛沐風雨露處暴衣審彼已以效成敗或累歲踰紀耘鋤未平可謂紛紛事至殷也矧我太祖天戈所直無敢僭侈視徹四海之土彊墟萬國之社祧與臣妾億兆蒼蒼以生之黔首不啻疾風之振林檎非囿夫祝臬蒙汜燭龍不照而馬足所及其勢猶不是止焉庸以較夫聲教不出禹迹者正如耳之在面有不能居其十一可曰自有生民以來所無惟所有遠故后服益多惟爲猷大故久焉而成功其事之殷有百十於古先者於是之時乃遑旁求方外之士從容暇豫猶功成治定束干戈無所於試之世不知垂統之艱苦不待長春之告顧於老子取天下者嘗以無事之言已陰契其說而冥會其機

嗚呼聖哉然考仲祿之行其年已邠長春承命絕宋
金使幣從其徒十八人者以行明年馳表謝之猶宿
留山北辛巳會趣使再至始發輒撫州經數十國為
地萬有餘里蹀血於戰場避寇於叛城絕糧於莽間
之沙漠自崑崙四年而至雪山馬上舉策試之未及
積雪之半觸寒深裹數涿寧其身之不恤以憂軫斯
世計是勞勩有不在開國諸勲之下故帝錫之虎符
副以璽書不斥其名惟曰神仙凡為是學復其田租
蠲其征商癸未至燕年七十六矣而河之北南已殘
首鼠未平而鼎魚方急乃大闢玄門遣人招求俘殺
於戰伐之際或一戴黃冠而持其署牒奴者必民死
賴以生者無慮二三鉅萬人其推厚德植深仁致吾
君於義軒者歷古外臣當受命之初能為是乎匹夫
一言鄉人信之赴訟其門聽直其家為有司者猶罪
以豪傑以武自斷而渙其羣以二三鉅萬之人散處
九州統馭其手帝不疑之斯必有以豈屈子所謂名
不可以虛作者耶有遇其時未必見隆於后世祖嘗
語其嗣道者乃丘祖仙翁朕及識之加贈長春演道
主教真人二祖之見而知者然已陛下以聞而知顧
為碑以表所由則長春之名籍三聖以久垂者毋惑

也臣又思之宮之與碑宜一其時太定憲三宗日不
暇給嗣教真人尹志平李志常不請則宜以世祖之
聖在位之久其培樹擁衛斯學之力而張志敬王志
坦祁志誠不一言焉及僂今請而輒報可豈天固存
列聖未究以待陛下為終之耶矧卽位踰月為壇壽
寧宮凡日月列星風雨雷電百神之親上山川稷社
林藪走飛諸祇之親下莫不奏假赤章以禋致之十
一月與改元端月財九閱月寔三為壇其後壇之延
春閣天步一再親以疾止其為國與民介祉導和受
釐請命者文亦極矣又虞自經厄以還禁為醮祠今
雖開之京師而外未白也乃下詔萬方其旨若曰先
皇帝令江之北南道流儒宿衆擇之凡金籙科範不
涉釋言者在所聽為若然先皇之開醮祠者有成命
也為犯法臣所不愛竟梏而止自今其維以先皇成
命從事是世祖獨未究者陛下又終之也嗚呼事之
開也有門而未也有途其就也有時其成也有候方
是詔下四海之人感激奮言始吾以為經厄之餘丘
氏之學熄矣陛下噓而然之俾屯者以亨塞者以通
梗其道者除之取其業者還之叢是數美於僂之身
又冠之以寶冠薦之以玉珪被之以錦服皆前嗣教

者所亡嗚呼仙之求以報盛德圖以酬至恩其子若
孫與雲仍其來亡極者為陛下祈永永萬年當何如
也臣燧敢拜手稽首而詩之曰
於赫我祖帝蹤其武俾肅將之勦平下土既奠南邦
西陲未疆迺鼓迺桴龍旗載揚何水不亂亡山不越
萬國若草剛風斯拔踰十暑寒振凱未曰六飛之騁
确：其觀孰灼帝心休其益閑繼夕以朝黃吳尚友
方詔外臣道德資取崑崙載牽于：其未及之雪山
年已徂摧漉厥腎腸為告悃：莫匪至言身國之本
維帝孚之曰天覺予飭無怠忘子訓史書虎符寵綏
璽書誕告凡為爾學其復亡撓又曰長春而所宿號
卽名而宮歸主其教假以澤物宏帝之仁于死于存
必極以全旋還其真子孫衆有一絕一繼孰世其守
有惑其道而否臧之人曰不然太祖皇之矧我世祖
封植益力曰爾長春朕幼及識太祖皇之維朕將之
增謚四言煥其唐之有嚴今皇乃聖乃哲身先孝治
祖塗孫轍爰詔下臣伐石廟穹臣拜稽首三祖之功
豈人不忘維帝欽崇驅馬飛廉屬車豐隆或從上帝
陟降斯宮靡祥不臻奚祉勿屆於皇我皇萬禩攸賴

延隆寺碑

大德八年蒼龍甲辰之秋制移江東憲使臣燧於江
之西參行省政十月而至裁再閱月嘉平允弦王相
帖赤自軍中啟遣開成路總管府判官常謙數千里
驛致安西王教於燧曰吾絲不忘世祖聖德神功文
武皇帝順聖皇后深恩大惠嘗請於帝求卽六盤興
慶池園為寺用資兩聖冥福以永帝之億萬維年制
曰可加賜黃金兩計者二百五十楮幣貫計者五萬
米石計者千四百五十規制一以都城勅建諸寺為
師而小之又虞衆役顓俾有司緩則後功急將罷力

命相阿魯輝身綱維之而時其養勞節其休作經始
于元貞丙申省成於大德癸卯非託金石將無以白
始此者吾之心成此者帝之力也汝製寺名而文之
碑其令集賢學士劉慈書徵士蕭軒篆額燧敬受而
伏思之今焉詞垣之臣雲烝林立教不是徵而燧之
命寔繇燧者嘗以文學及侍先王烏乎可辭敢上本
祈自而言曰在昔憲廟大封宗室以世祖母弟國之
關中於後立極之十三年當至元九年詔立皇子為
安西王以淵龍祈國國之明年至長安營於素渚之
西毳殿中峙衛士環列車間容車帳間容帳包原絡
野周四十里中為牙門譏其入出故老望之眙目怵
心齋咨嘖以為有國而來名王雄藩無有若是吾
君之子威儀盛者其時犍河之外秦固內地教令之
加于隴于涼于蜀于羗諸侯王郡牧蕃酋星羅棋錯
於是間者靡不輿金篚帛效馬獻琛輻輳庭下勃礌
竭蹶如恐於後其大如軍旅之振治爵賞之予奪威
刑之寬猛承制行之自餘商賈之征農畝之賦山澤
之產鹽鐵之利不入王府悉即自有又明年詔益封
秦王綰二金印易府在長安者為安西六盤者為開
成皆聽為官印用不足取之朝廷歲或多至楮幣費

計者百三十萬裁七年而棄其國明年詔遣今王嗣國之四年當十九年益封江西吉州實食之戶六萬五千歲入楮幣貫計者十萬三千春秋之服紵縠為疋各千嗚呼斯又歷古展親之未聞者於吉王未始至歲維關中夏則樂其高寒卽六盤居稽諸地志實漢北地郡之略畔道道下於縣其吏長而不令後廢隋義寧中置樂蟠縣旣譌畧畔矣六盤又樂蟠之譌然以其地介乎涼隴羗渾之交時平則列置監牧攻駒而蕃息之有警則命將出禦無有常制四海無所為而至者惟世祖淵龍之加兵大理也旣嘗禡牙於茲及平而歸又飲至焉最其駐驛三易寒暑夫旣久此必遺澤餘波深浹他邦而王父子再世受之古稱河潤九里海潤百里信如斯言則發源天潢衍溢涵濡將不千里其藩輔天子寬西顧憂者又不百世而止也亦竊思之王之有國二十有六年克自卑抑恒遠之宮而勿遑處為天子援枹鼓進退諸軍于外以捍侮西北其忠勤如何于此之地心焉悽悽求祈年今聖子昭昭追福與聖於冥：王考妣亦與薦焉為宇事佛猶不率作得可而行其孝恭如何故是數媿善美孰不大書之言曰天道福善又曰作善降之百

祥易又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燧學儒者未嘗知為佛氏之言如佛亦眎是忠勤而孝恭者為善而福之則其教與儒可殊塗而同歸也禮諸侯祭其封內山川華之為嶽寔王封內嶽祠之門揭為宣釐則表寺之名莫延釐為宜也銘曰

於昭列聖事佛盡敬爰質之書古無有並土木之工雕楹繪墉朱塵綺疏匹帝之宮金莖一氣頡頏上下靜供之修乘輿必駕佛逝悠久其言斯存孰為其言百世梵孫帝度其孫而教善治無間邇遠京師必致匪徒致之曰時予師坐而衽連出轡並馳有如今王於親則懿制地千里規為時寺頤指其相展若易然矧錫金粟帝開其先面勢略畔八稔成績歸然都城勅建遺帝師京師時寺門楣以長以雄匪弟子誰鼓鐘之音梵唄之力釐帝之餘必王見及帝億萬年王年斯千為磐石宗以固以綿燧作是詩刻時樂石尚憑佛乘垂示無極

崇恩福元寺碑

大德十有一年先帝立極親裸太室乃慨然曰予曾
予祖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裕宗文惠明孝皇帝
至元三十有一年成宗既祔廟矣而惟皇考寔誕眇
躬未大尊顯肆顛上帝誅行定謚曰順宗昭聖衍孝
皇帝琢玉寶冊納諸廟中尊皇太后以儀天興聖慈
仁昭懿壽元之號邇之為子遠之為孫其孝以慈可
謂致極而於宸心猶若未然明年至大之元詔羣臣
曰昔朕萬里撫軍北荒險阻踰躬擐甲胄北寇底
平實艱寔棘時有願言皇曾考妣皇祖考妣之豐功

茂德考考太后之厚澤深仁圖以報塞必俟他日振
旅而南大建寶刹憑依佛乘上為徃聖薦福冥慈
闡祝釐昭下而億兆臣民休祥蒙賴初非有求年
千世百專利一已卿曹其灼是懷惟以其日鑿輅親
巡胥地祈宜於都城南不雜闐闐得是吉卜勅行工
曹甃其外垣為屋再重踰五百礎門其前而殿於後
左右為樓閣其四隅大殿孤峙為制正方四出翼室
文石席之玉石為臺黃金為趺塑三世佛後殿五佛
皆範金為席臺及趺與前殿一諸天之神列塑諸廡
皆作梵像變相詭形怵心駭目使人勸以趨善懲其

為惡有不待繙誦其書已悠然而生者矣至其棟題
枳桷藻繪丹碧緣飾皆金不可貲筭楹檻衡縱捍陛
承宇一惟玉石皆前名利所未曾有榜其名曰大崇
恩福元寺用寶願言外為僧居方丈之南建為行宇
屬之後殿庫廡庖湍井井有條所制隆禧院比秩二
品守以相臣割田外郡收其租入以給祝髮日廩月
餼坤維為殿乘輿時臨留必信宿久或決旬其急其
成為何如哉功垂什八期以四年正月八日大慶贊
將徧賚工官下及役夫何意其日奄以奉諱羣臣進
勸宜如故事即踐天位皇帝未忍宅恤經時而始受

朝稱天誅曰武宗仁惠宣孝皇帝恭抑之道亦云至矣又哀先志之勿竟懼成功之將墜飭敦匠臣益虔乃職罷行工曹入於留鑰曰凡修營石木陶繪百工衆技汝寔司之與煩文移人取汝所何若從汝自為則易為力而程蚤集矣且勅臣燧汝文之碑臣管以闕天子以四海為家何適非鄉而獨不忘其生所者人情之同漢祖西都關中若忘沛矣及平英布歸過其鄉賦大風使弟子歌之曰朕千秋萬歲後魂魄猶思沛太祖奮跡龍庭斯固其鄉由世祖都燕宮室池籩百官府庫根柢於此一歲乘輿留居者半以故武

宗巡幸之還蒐田而歸必於是焉大饗飲至若鄉然矧建大利位置行列棊錯星羅出其睿畫為往聖今聖薦福祝殫者尤所憐：陟遐之日有未訖工在天之靈懷乎故都他日過之睹是剪然而完粲然而新必其懌曰畢吾願者真嗣皇為賴哉臣燧載拜稽首為之頌曰
鈞之為地匪福不異其異維何由建而寺且地之有於開闢初何千萬年混為民廬何於其時魯不蒙福而至今也梵宮大築曰不難知譬人之身正氣周流隨日而新嗟若梵宮相方視址授其成規維昔天子

寫材於江伐石於山言出風行草靡庶頑又假相臣
汝往敦匠易衣寒暑飢俟汝餉于茲三年大立細捐
垂欲落之而陟配天皇帝曰噫朕元祈志有銜未究
其在傳次乃勅攸司無替爾程其用則取邦賦之經
佛宇勅為前古有是而其所無兩聖之治前聖往矣
于佛焉依今聖萬年與日齊輝濡軌長江拳石喬嶽
善頌之存梵唄攸託

普慶寺碑

大承華普慶寺者皇帝為皇祖妣徽仁裕聖太后報
德作也裕聖以歲戊午來嬪越三年大帝建極當至
元乙酉方廿有八年裕祖陟天在疚梵梵茹荼與蓼
上以慰安大帝於倦勤中以惠鞠晉邱順考成廟之
不天皆俾不大盡傷乃心下為皇孫武宗聖上擇師
取友督勸於學俾知先王禮樂刑政以為治國平天
下之具若曰乃裕祖獲心九有者正由乎斯外接宗
親之會見內飭功臣之率職致考極慈敦睦示嚴如
是而善韜智晦明以藏其用大帝之闡政於家則

曰于歸是謀揆大遺艱不言意諭廿九年順考陟方
又二年大帝登遐柱傾於天維絕於地急變秋也徐
爲圖回未嘗大聲以色益示暇豫經時無君四表不
聞枹鼓一鳴召至成廟於撫軍萬里之外授是神鼎
易天下岌者爲泰山之安俾聖子神孫得以秉承
今億萬年大德二年詔武宗復撫軍於北日侍慈闈
者惟今皇上一焉耳故情不分而愛彌篤怡言煦之
摩手撫之食焉而羨息焉而膺又伺有無而增益之
會太官答難監龍輿還由老無子自簿臧獲數千指
牛羊馬駝蹄角亦數千田屋貨貨猶不與存盡獻之

隆福宮裕聖則曰吾何庸斯其賜今皇上四年裕聖
上僊撤是獻屋爲殿三楹事佛妥靈以盡孝思由前
順考之國河內未至而還乃與今皇太后克成先志
出居二年成廟登遐馳歸京師內難謀作兆緒茲章
先事奪之殄殲大慝清宮以待武宗之至旣踐天位
惟以其月授皇太子寶中書令樞密使誕告萬方明
年至大之元視昔所作圖報弗稱乃慨嘆曰德一也
時則二焉始之報也吾未出閣惟其身今也登茲元
良可不爲天下報乃市民居倍售之估跨有數坊直
其門爲殿七楹復爲二堂行宇屬之中建殿堂東偏

仍故殿少西疊甃為塔又西再為塔殿與之角峙自
門下堂廡以周之為僧徒居中建二樓東廡通庖井
西廡通海會市為列肆月收儻贏寺須是資大抵撫
擬大帝所為聖壽萬安寺而加小其磐礎之安陞祀
之崇題梁之騫藻繪之輝巧不劣焉亦大役也未嘗
發民一夫皆傭工為之其費一出宮帑既其落止淨
供之修薦福冥之或者裕聖乘雲御風陟降自天歆
茲崇報必反而酬陰隲於下降福穰之者理則有之
何難灼見焉惟今皇握黃圖以負丹宸其大則天其
威則雷霆其不測則神明惟是報德而上之將不裕

聖一世而止其孝思遠及烈祖者何窮已哉崇祥院
臣請礪石以頌功德勅命臣燧臣伏思之佛氏之言
為書數千卷博大闡肆學佛之徒猶有白首不能遍
觀儒生未嘗風一經目雖勦為說終爾膚近不能深
造其微故惟如勅所教惟詩報德其辭曰
有岑其宇有踐其廡有楹惟旅金鋪雕礎瞿其瞻
劇其廡秩其正於粲其嚴伊誰考斯帝宮亞匹
則今皇帝覺皇氏即其圖以進薦福於幽於我裕聖
報德是求惟我裕聖為烈無競大帝遐征儲席虛正
時我成廟撫軍龍荒惟朝委裘三月皇皇萬里召赴

天位界據其神而明孰測為度如是拱默宮居深安
陋昔后母簾政僭干惟撫慈孫於學知勵又開太平
大業今繼始為之小其報猶私今焉一人以天下為
以天下為誰專裕聖嘉與慈闈寔普其慶往聖已矣
慈闈萬年翼：綿：悠久如天皇上之心初豈以已
覺皇貞之其錫繁祉

汴梁廟學記

自魯哀公十六年當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
歷六國秦漢至孝武卽位之年辛丑為三百四十年
其聞而知者纔司馬遷一人而已耳既編其年與夫
言行出處之繫為世家又為弟子傳載其居里問對
與夫經事之君又考知其少孔子幾何歲是書皆孔
門弟子與孟子所未著其有功聖門真非淺淺哉然
猶病夫時有不一其說不可參伍者也世家弟子蓋
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弟子傳則曰孔子
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夫既曰

身通六藝矣雖未盡合聖人為教之本然而猶有所
指名也其曰受業身通竟不發為所通何業亦晦焉
而已耳又曰皆異能之士聖人為教於以修叙彝倫
而容異能者於其間孔子自言七十有七人則七十
二人者誰後是五人邪其為傳亦多淆雜而無次先
顏回曾參而後無由蒧固已戾於明人倫其甚誤至
以闕止子我為宰予又曰孔子之所嚴事者於周則
老子於衛蘧伯玉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齊晏平
仲於魯孟公綽孔子於公綽止稱其不欲與優為趙
魏老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其他不足孔子者亦多也

老萊子書今存其為道術尚黃帝老子為聖人所與
者不經見子入太廟每事問况老子周守藏室之史
問禮則有之使及見其書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
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已不知道德仁義禮根
於人心之固有而眎為世降之不同未必不見黜於
孔子况為其道乎哉惟蘧伯玉寡過未能為不悖於
聖學故與之特深至漢文翁圖石室列之七十二人
中亦可灼其非師而寔弟子云晏平仲者如遷之言
足以暴其人賊賢之罪何也夫人既嚴事乎已苟於
學術之僻歸宿之差何害於明告告不為止則隨以

不屑之誨始盡夫師弟子之義焉當欲封孔子尼谿
之田乃說其君景公曰儒者滑稽不可執法倨傲自
順不可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為俗游說乞
貸不可為國盛容飾繁登降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
不能究其禮非所以移齊俗而先細民也若預憂一
旦代有齊政惟懼醜詆之不力焉夫善交久敬報人
嚴事之道者固如是乎哉先儒嘗疑晏子尚儉墨子
欲貴其道取必於晏子之言不然何為亦見墨子之
書而遷辯之不明也又自叙曰儒者累世不能通其
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博而寡效勞而少功由是知二

語者非必一出晏子乃遷薄儒素定於胸中不易者
也遷嘗適魯徒觀諸生以時鄉飲大射其家迷眩於
規、節文之細低徊不去以為是足盡聖人之道斯
政經生博士之汨、以皓首者也豈聖學為己之切
致哉故燧有功於遷而亦有是數者之恨况又甚惑
未盡祛於今者耶孔子卒哀公誅之子貢以為非禮
至漢平帝始封謚褒成侯宣尼公蓋王莽假善以收
譽將遂其奸謀也後魏孝文法之謚文宣尼父後周
宣帝封鄒國公唐高宗贈太師偽周武氏封隆道公
玄宗謚爵文宣王宋真宗加玄聖後易為至至今遵

之焉有若以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誠是言也雖極天下之美蓋猶不足萬分一盛德之形容斯燧發其目而不深言者一也杜預春秋傳叙曰子路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斯言為獲聖人之心而後世王之堯舜二帝也宰我以夫子遠賢堯舜何王之不可居然後世天子之子有功之臣皆曰王以孔子之聖卒下比爵於其子臣誠不知其可也斯燧發其目而不深言者二也其享配諸位善乎柳宗元序道州廟碑曰從於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于後失

厥所謂妄異科等坐祀十人以為楮豈夫子志哉後之時進顏孟並孔子南南別躋曾子以足是十人於非夫子志中之又非者而江之左又進曾子子思並顏孟別躋子張於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於師孫於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燧知四子已避讓於冥之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况又祀無繇藏鯉于庭其失至於崇子而抑父又非遷之為傳矣夫為是學宮將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措置於數筵之地如此奚以為訓又在在之廟皆泥像

其中此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
土為主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
為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短長豐瘠老少美惡惟其
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盛德之容甚非
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曩長安新廟成繪六十
一人與廿四儒於廡畫工病其為面之同縱人觀之
而擇貴臣圖其上蓋肖以今人之貌而冠以先賢之
名使過而識者抵掌相語曰是某也是某也未見起
敬於他日顧先足未不恭於一時是邦如是孰必其
他邦之不為是一歲再祀第借位於先賢以俎豆夫
今之人也其可哉曰是溺習之已然若何而變曰人
臣有見上布是區區則可若夫議禮也制度考文也
天子司之亦幸一旦遑于稽古之事學禮之臣必有
能策其一二得所當議者矣至元庚寅汴梁新廟成
學錄劉元佐為狀以其府諸公之意求記其由故燧
首之以此其狀曰宋建隆中南宮城數里立太學後
為國子監金貞祐都汴國日益盛大城少兵難守度
中宮垣大城再城之監當城所經弗便也壞而徙之
東南大城之下不及屋而亡皇元受多方始為殿七
楹亦廢宮室也其制度宏麗為天下甲壬子楊中書

忠肅公來董括舟役又壞宮取材以其餘爲門廡至
元癸酉故同知宣慰使袁裕時爲是府判官始構講
堂於廟西神庖於堂東鑿池其南勢如半壁淪汗注
之擬魯頰水殆足觀矣歲月滋久風雨騫至困於撐
柱自總管提刑悉捐金割俸起新之總管則權輿於
成其斷手於杜思敬其同力者同知胡某治中益祖
判官完顏某推官姜某提刑使則閣閣都高某副使
王忱僉事劉某始終五十餘年凡資畫十二官而後
完富民佐財力以就功者又多也燧曰嗚呼不易乎
哉自今師生之講肄於斯其移學文之力而篤志乎
切問近思責其躬以成德達才而收夫化民成俗之
功於他日斯不孤縣官待多士志是歲夏四月前翰
林直學奉政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姚燧記

澧州廟學記

至元十有四年肇置諸道提刑按察司而澧在山南
湖北道所糾郡廿年燧副使是道明年按部至焉拜
瞻廟庭未嘗不病其為制之隘陋也殿南閣曰六經
因語校官張公綬曰易詩書春秋其繫定刪作寔出
夫子之手周官雖云周公之書冬官篇亡當以考工
記與小戴記禮者皆漢儒豈可與是四經班而為六
且今四海禮殿皆名大成為改書曰金聲玉振之閣
後時議不欲諸道糾郡者錯壤江之北南改為肅政
廉訪澧遂割入江南湖北元貞乙未居民不戒於火

廟為延燒總管是道者故奧屯希魯將復之俾計吏
最其學租直纔五千餘緡曰是所謂時絀而舉羸者
也乃下令郡士在籍多田者勸之佐為凡又得萬緡
委材集工責校官李寓學正張子仁身敦其役而糾
郡諸公如副使賈仁僉事蔣某姚某李庭詠郭貫凡
至者必促其成功五年而落之其撫構則稽梓人之
書為四柱屋古者王居之制也惟太行一山似之故
曰王屋重門周序講肄之堂合食之舍庖廩之室燕
游之亭秩馮靡一或遺凡百有三楹周以繚垣
百三十餘丈雖未嘗身見然聞之談者舉以為可甲

湖之北南諸州豈天者厭昔隘陋火之使改為耶亦
偶然也又範金為祭器二百七十有二竹木髹漆之
具三百有四嗚呼備乎哉然嘗思夫子之道之在兩
間無間治亂古今如飢食而渴飲夫婦之愚莫不由
之不可一日而離焉固不以廟之存毀而加污隆國
家必聚者英俊髦教育乎是蓋須其成德達才舉而
庸之以立化民成俗之本也則廟學豈不甚有所關
哉地以求之衡之為州南澧千有餘里南嶽在焉舜
五載一巡狩所也及誅四凶放驩兜於崇山寔今澧
之屬縣慈利則放流之人顧居巡狩之境之內戰國

時楚都南郢在漢則南郡江陵澧去西南烏遼不二
百里屈原之逐常行吟者故九歌曰澧浦澧蘭則放
流之所近薄修門是皆不可曉知者澧於其時為黔
中秦欲以武關之外易之楚方怒張儀謂曰願得張
儀而獻黔中夫以甘心一人寧棄地而不恤固以要
荒鄙之地而今也料次戶口之繁庶貢賦之征入澧
則亞於長沙而近湖廣省治岳鄂諸州不能半之豈
天時風土有古今之變而人事亦隨以遷而異耶士
四民一也民庶而士必衆洙泗夫子之居也士為洙
泗之言者也澧去洙泗西南將三千里非密邇也賴

皇上仁不忘遠守土之臣視要荒與洙泗鈞然洙泗
也燧嘗至其地焉戶不能當澧四之一戶損則士不
多亦理勢然不知自今澧民沐士之化要荒而洙泗
乎士不能拔民之溺洙泗而要荒乎要荒而洙泗正
國家所賴以化民成俗者洙泗而要荒其身之不能
成德達才何有乎推之人士是之思則居縣官所築
之室食縣官所樹之粟必知俛勉其躬圖報稱矣庭
詠俾子仁求記所由興作於翰林學士朝請大夫知
制誥同脩國史姚燧大德己亥冬十有一月日短至
書於鄂之南陽書院楚梓堂

千戶所廳壁記

我元駐戍之兵皆錯居民間以故萬夫千夫百夫之
長無廨城邑者其有統齊徵發之政無文移惟遣評
銜言至受命大帥或依高丘曠野為律以行此近代
之故事也怯烈勗寔君長千夫洛陽鳴皋山下繇祖
暨身三世矣舊集其屬恒卽佛宇神祠不然於其私
居聖皇中統以來制度寔備官始有品祿始有秩統
齊徵發之政一信於書故君得以歛是一軍之祿買
田為廨門以表堂堂以聽事廡以居史儲書有庫闕
射有亭數十年苟簡之弊一朝而新又思居乎此者

必有所箴警始不敢弛然而怠故書堂曰居敬亭曰
觀德繇未識余千里走書於鄧以其友乃滿子堅為
先求記其然余聞其知學周公仲尼之道者為告之
曰今夫人過祠廟必聳肅起敬如有精神魂魄在其
上而立其傍者何哉繇夫平居無事之時未嘗敬也
使平居無事之時恒有上帝臨女之心則兩間百神
其尊且大孰有加於上帝雖日過祠百千而心與敬
一不待有所起而無不聳肅矣敬寔聖人傳心之至
言而學者由狂躋聖之基豈惟五典賴是而惇以及
應事接物無有外此而能中道者况軍旅之事尤在

能敬孔子所慎齊戰疾與夫臨事而懼者也敬乎敬
乎其可斯須離而勿居乎或曰射於何而觀德曰若
知夫鑑也明足以燭須髮塵棄之久或步仞而不見
丘山此無他用不用之分也惟兵亦然五兵之長莫
長于矢至不仁之器也王者用以威天下則足以芟
暴亂而仁元、逮功成治定而無所試必世之間老
將宿兵日益耗亡膏梁純絳之子制外閭焉無賴墮
窳之人備前驅焉不幸卒有狗吠之警使是曹出而
禦之而能必其康靖乎古人見其然故歲訓而時講
之於鄉射蓋束是不仁之器修之於俎豆之中雖有

頑鷙勿率之人相漸以禮而相摩以樂不敢萌啟邪
心知尊君親上而易使於一旦此先王維持太平之
宏綱大經也其法主賓有送迎之拜耦繼有上下之
比弓有橫卻兼附弛張之慶矢有措挾順羽拾取之
儀行有鈎楹相左之章揖有當階及階當物及物當
福及福取矢卒取矢之數衣有袒襲決拾有說翻有
舉偃籌有竒鈞而侯有去負司正有請誘作命之目
燕饗有獻酌酢旅之節奠饌有豐糾過有朴日出卽
事窮日而休必強志勉力之士能無衰墮以有終否
者或取耻一庭也故曰可以觀德行惟志乎復古者
可與言此而君以國人不在禁挾弓矢之科宜於貫
革尚武之射何待夫試閱始閑其技其名是亭欲納
是身於禮樂以觀德一方其有見於維持太平者在
此而不在彼也嗚呼其知所務哉然天下萬事皆由
吾心而有本有文居敬本也觀德文也合堂與亭記
之夫豈二道歟

江漢堂記

江漢南北之限也三王之德之封建羸秦之力之郡
縣漢氏則曰吾王霸雜兼封建郡縣而犬牙之是時
無有裂幅員而自帝者繼漢始有之德不能以相高
力不能以相卑雖皆畫是為守而帝南者終不能北
有尺地藉以一天下能一之者皆自北而南也故吳
自帝晉平之宋齊梁迭自帝以迄於陳隋平之宋自
帝我元又平之豈江漢能限世道之否不能限天運
之通歟嘗合二代而觀之以皇上之冠古無倫晉武
隋文何人斯哉然非有君無以開是功非有臣孰能

成是功古今人不相及而謀或一揆隋臣不道也晉
羊祜首策平吳吳平而身不及見武帝追念其功封
其夫人萬歲鄉君於太尉忠武史公其事差似蓋公
自事潛藩嘗使經略於汴總兵十萬屯田千里不專
強武而惠信是敦耕商之民錯行其疆不相賊殺有
獲俘亡皆生還之雖隣國臣亦許其自負羊公者無
慙德焉于時堂曰江漢固已張吾雄噬南紀之本皇
上踐阼又以四聖元臣丞相中書燹和雍熙者十有
六年方將百萬之衆南伐至郢而疾詔他將專制而
還公于軍其辭若曰晝翦宋策汝也成功而疾汝安

何言誠有不諱碑汝之勲班汝之爵予不可必死者
之知能知之者非人與汝子孫耶四海聞之以皇上
歸平宋功於公之生已賢乎思祜於死及薨有今贈
謚又詔其元子格以平章政事行省湖廣季子彬宅
端揆於中皆相繼薨又詔中子杠為中書左丞行省
湖廣孫耀以平章政事行省江西視封祜妻君萬歲
鄉又何如也左丞今至無第於鄂完官屋以居謀名
其堂燧應之曰斯堂也非專晝訪而夕修必將歲祀
奉嘗太尉其鋪張勞庸揚侈蟬冕報皇上而歸美必
文為聲諧之笙鐘侑其利成爲詩之名捨曰續江漢

者他宜無稱于以格其精神魂魄乘雲御風陟降在
庭必懌然曰始吾為堂北此千里於時未踰江漢也
後數十年吾子乃能尸祝吾於江漢庶其善成先志
哉漢祖之誓功臣曰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
爰及苗裔今由河而視江漢曾不得其三一河誠可
帶江漢猶當為襟計將來及我苗裔者或終古而無
究也必容與依歸不是去焉公日記之吾思不及者
公字柔明以至元壬辰下車人見其不儉不及不豐
過中恢乎有容屬予敬坦以明也相語以為托太
尉遺體而得其遺風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其

歲嘉平庚寅拙姚燧記

遐觀堂記

長安城西二塗西北通咸陽王公之開府於此與西北南三陸之使冠蓋之去來尊俎之候餞者所出行旅之夥不列也西南入鄠抵山無所適資乃令承餘則田夫樵婦與城居有墅於郊者所出斯固已可為倦游而休仕者所托廬矣二塗同出其相遠無幾何而喧寂異然亦可見利勢之在與所無也鄠塗之北距城不數里則宣慰張公之別業規園其中築臺為堂崇袤尋丈縱廣十轍清風之朝長日之夕四方勝概極目千里凡秦漢隋唐之陵廟池籓由人力以廢

興可弔而遊可登而覽者在所不取其高上如華陽
終南太白嵯峨吳嶽岐梁之奇峰絕巘爲三輔之鎮
窮古而有者皆環列乎軒戶之外而卧對之几席之
上余曰遊乎觀哉古人堂者多矣其壯有加於此乎
使誠有耶雖風摧雨剝於千載之上亦宜略存阨然
之迹可尋於今古則東板以載之負畚以興之以是
知無因於前而獨始於公也今我與公屬觴乎此夫
苟然然哉百年之身其有幾何是及賞其成而不及
憂其敗也及樂其完而不及悲其毀也後之時或風
摧雨剝於千載之下有登吾阨然之迹者曰嘻斯何

世何人之爲公名不旣壽矣公笑曰吾何嘗期如是
之久哉第擇君言與吾堂稱者卽名曰遐觀蓋記諸
余曰公通介貴臣也諸與之言臣可乎古之人惟見
危授命者故得守節仗義殺身成仁之名乎可以無
死而死猶爲徒死而傷勇然則出處之際死生之所
關死生之所關善惡之攸歸者莫大於爲人臣使不
遇存亡危急之會亦未嘗不以明哲保身爲曠斯揆
道歸義之臣所能也嘗聞之望諸君善作者不必善
成善始者不必善終九原可作將無謂秦無人也今
之仕者吾不知孰爲道義之臣能志功名者亦鮮矣

志富貴私身以毒世卒離尤而蹈禍者駢首接踵也
是於計功謀利之間且有不能况揆道而歸義乎哉
究公平生嘗吏民矣嘗治兵矣亦嘗持憲矣忠炳日
星而難不辭於湯火氣吞湖海而信不移於丘山視
竹帛之書鼎鐘之勒恒有晚古人薄前世不足為之
心以故在庭之百辟山東數州秦蜀九路之氓瀘雋
荷旃方三千里之獠孰不聞其名而竒其才沐其變
而怛其威年五十二竟以許國盡瘁而歸鼓舞僮奴
千指而食其力甘自齊於匹夫讀書以教子飲酒以
樂賓將終其身非熟爛世故遐觀一代之表者能是
乎哉蓋天下之事遐觀則先識先識則幾矣雉堞之
不能搏人誰不知之突起道左或失聲辟易而喪其
常守以其卒然遇之也使前見於數百步之外無曰
雉堞雖虎兕之暴人得以為備將不患矣斯不亦吾
堂言外之微意乎未易以語他人將惟公公可名庭
瑞宇天表至元癸未以大中夫夫諸蠻夷部宣慰使
致事云又四年丁亥六月下澣日姚燧記

中書左丞李忠宣公行狀

公諱德輝字仲實世居通之潞魯祖某祖全再世

不仕考朴尚書吏部主事妣宗夫人三子長德英德

芬季公吏部君生三十九年且死指公謂宗夫人曰

吾為吏治獄不任悍鷙刻峭人蒙吾力脫罪吾齒平

民者衆天或報施善人是兒其大吾門者勿憂貧且

賤公方五歲哭之如成人家終儲五升菽夫人春蓬

稗為糧芣藜莧為俎活之荒歲既就外傳嗜讀書束

於貧無以自資輟業十六監酒豐州祿食先足甘旨

有餘則市筆札錄書夜誦不休夫人以過耽苦慮傷

其孱薄也為滅燭止之已乃厭糟麪歎曰志士顧安
此也耶仕不足以匡君福民隱不足以懼親善身兩
間之間人壽幾何烏可無或有聞死同腐草木也絕
少年輩不游召其所親與率一時名公碩儒歲丁未
用故太傅劉文貞公秉忠薦徵至潛藩俾侍今皇太
子講讀薦故翰林待讀學士竇默故宣撫司參議智
迂賢皆就徵癸丑先朝封周親割京兆隸潛藩擇庭
臣可理賦者使調軍食寔出公從宜使碎故真州總
管高逸民自佐時汪忠烈公始宿兵利州拒四川衿
喉規進取數萬之師仰哺於公乃募民入粟綿竹散
幣集之或給鹽券使歸京兆受直陸輓興元水漕嘉
陵一年而錢粟充棟于軍中宋臣余玠議棄平土即
雲頂運山大獲得漢白帝釣魚青屈若竹築壘移成
都蓬閣洋夔合順慶隆慶八府州治其上號為八柱
不戰而自守矣蹙蜀之本寔張於斯丁巳深峻用事
臣大集閩西河南諸臣入計局以中嘗為潛藩用者
文致多方於公獨無絲髮得己未從南征至驛留後
行營庚申以為南京經畧使舟月又以為北京宣慰
使其年皇帝即位中統改元五月又以為燕京宣撫
使燕多劇賊造私幣雜真行民間陰結死友相誓復

仇怨殺人公悉捕誅之雖中書開府在燕令行禁止
多不上白由是忤時相意以誣去位從北征還守北
山諸閔三年惡已相反誅以為山西宣慰使罪權勢
之籍民為奴免而良者將千人至元改元罷宣慰司
授公嘉議大夫太原路總管兼府尹至是潛藩故臣
相無有出為二千石吏者上以太原難治故畱居此
會吾先左丞公當分省遷調山西河東世職守令即
遣諭旨公拜稽首曰陛下以臣堪一縣俾為令臣烏
乎可擇况以千里寄治非材大懼任使不稱以傷陛
下之明敢薄之耶自爾愈益勤勵崇學校以明人倫
表孝節以善風俗逐姦賊以剔民賊裁婚壘俾師簡
儉敦耕桑以富生理之出立社倉以虞水旱之歎一
權度以絕欺詐之攘嚴鼓柝以警竒哀之覬凡可與
民漸摩仁義者無弛不張嘉禾瑞麥六出其境滿秩
左部差功最天下右部考過惟草竊盜不獲一人五
年徵入為右三部尚書人有由訟財而失其兄子者
公曰何疑焉叔殺之也深竟其獄公所信厚及權貴
言可撼公者莫不請求保為衣冠之族無有是也皆
漫不為應懸已俸為賞購之其家人果上變告情狀
呈露言者慙服叔竟以是病死俄轉戶部尚書事無

大小必決之一日書判煩勞指為之蠶七年會上以蝗旱為憂俾錄山西河東囚行至懷仁民有魏氏癸得木偶持告其妻挾左道厭勝謀殺已經數獄服詞皆具自以為不寃公燭其誣召鞠其妾撈掠一加服不移晷蓋妬其女君謂獨陷以是罪可必殺之也即直其妻以杖其夫之溺受受欺當妾罪死觀者神之或咨賞泣下八年授中奉大夫叅知北京行尚書省事九年罷尚書省以故官叅知北京行中書省事京南徒水歲汎濫至城下為患公築堤捍去皇子安西王有上閔中之明年當十一年奏求公輔已以故官

改安西王相至則視瀕涇營牧故地可得數千頃起廬舍疏溝澮其中假牛種田具賦予貧民二千家屯田最一歲入得粟石十萬芻藁束百萬公是來也貧不能從妻子留之京師事或上聞賜錢二千緡遣之明年詔以王相撫蜀其季重慶猶城守東西川各開樞府合兵數萬人圍之公至成都兩府爭遣使咨受兵食方畧公危語動之曰宋今既亡重慶以巨孽之地不降何歸政以公等利其剽殺不得有子女懼而來耳不然他日兵未嘗戢及招討畢其借中使奉璽書來赦最宜正言明告嚴備止攻以須其至反購得

軍吏杖之為偽得罪懷之入降水陸之師雷鼓繼進
寔堅其不下也中使不喻詎計竟以不奉明詔反命
如是者背公輩玩寇疆場心迹之著白者况復軍政
不一相訾紛々朝夕敗矣豈能必成功為哉兩府多
致金帛子女為謝曰戎捷與人法令所不禁也公讓
不受出未至秦瀘州畔而重慶圍果潰再退守瀘州
十三年秋也明年詔以不花與公代為西川副樞公
兼王相大軍既發公留成都供億食糗支半月賦粟
繼之官般不足括商民船千艘日夜督運其年復瀘
州十五年重慶之圍再合踰月即下紹興南平夔施

思播諸山壁水柵隨之皆下而東樞府猶故將也懲
前與西川相觀望致敗惡相屬願獨軍圍合州初公
撫蜀徑東川歸以為重慶帥聞受圍必徵諸屬州兵
盡力拒守合州空虛誠使謀人持書曉之兵隨其後
亦制合一奇也即出合俘繫順慶獄者縱之使歸語
州將張珏以天子威德遠有宋室淪亡三宮皆比又
頌聖恩含弘錄功忘過能早自歸必取將相與夏呂
比又為書反覆禮義禍福譬解其言以為均為臣也
不親於其子孫合之為州不大於宋之天下子孫舉
天下而歸我其臣顧偃然負阻窮山而曰吾忠於所

事不亦甚惑乎昔也此州人不自為謀求去就者以國有主寧死不欲身被不義之名故爾得制其死命主今亡猶欲以是行之則戲下以盜賊過君竊若首以徼福一旦不難也其說累數十百言又約書言為檄刊木於山浮板於江珏未及報而公還王即至是合遣李興張郤十二人者詞事成都皆獲之當斬復為書縱歸使喻其將王立其言如喻珏者而益剗切興至立亦計夙與東府有深怨懼誅使興等導帥幹楊獬懷蠟書間至成都降公從兵總數百人赴之東府害其來爭有言前歲公有書招珏誠亦極矣竟不

見悟無功而還今立珏牙校也習祖詐不信人特以計致公來使與我爭垂成之功延命晷刻耳未必定降定降公冒吾圍而來受何物視我必不汝進公曰前歲合以重慶存故力可以同惡今也孤絕窮而來歸亦其勢然吾非攘若功者誠懼汝憤其後服誣以嘗抗蹕先朝利其剽奪快心於屠城也吾為國活此民豈計汝嫌怒為哉即單舸濟江薄城下呼立出降安集其民而能置其吏立德之與金玉飾少艾為謝公曰若以我為是來耶吾無事乎此其持往魏之東府合人自立而下家繪事之川蜀平復以王相還即

是年王亮公感其受知深而悼夫棄國之蚤也哭之
幾不能生十七年詔公與南省叅政程某即其地聽
思播湖南所訟鎮遠黃平田會西南夷羅氏鬼國叛
別詔雲南湖廣四川合兵三萬人誅之前茅及境矣
公曰蠻夷無親為俗吝貪始由邊將撫之失策積怨
以畔好事之臣請加兵誅旁諸小夷洵懼相擅繼叛
者必衆恐非直三萬人能歲月卒也吾賴天子仁聖
馳一介之使招之可坐俟其徠豈必煩兵不及以聞
遣安珪止三道兵張孝思諭鬼國降其首阿察熟公
名問曰是活合李公耶其言人曰明信可恃即日受
命身至播州降語且泣曰吾屬百萬人非公惠活寧
聞死不降事畢驛聞上為之聞可改鬼國為順元路
以其弟阿利為宣撫使其年王相府罷十一月二十
一日始至黃平是夜也星如斗隕館垣外公弗善也
歎曰他日嘗夢主烏江今揣水適名烏江與是星皆
吾死徵也夫吾嘗誦馬伏波老當益壯之言而奇曹
武惠為將不殺得今活羅鬼馬革裹屍歸何憾二十
七日卒後七日資政大夫中書左丞安西行中書省
之命下蠻夷望轎車為位祭且哭者動百千人塗所
經男女空家咨嗟聚觀合之安撫使立哀經率吏民

仰哭傾振山谷為發百人護喪達興元上聞而悼之
贈光祿大夫中書右丞謚忠宣公賜錢二千緡具塋
先妃嗣王遣前僉書王相府事李羅賻錢五百緡具
奠明年僉播州安撫使事何彥抗章請即州治之東
為廟制曰可薨年六十二夫人胡氏前公卒今夫人
某氏子一人嘉議大夫安西路總管兼府尹諸軍奧
魯頰也女二人長適嘉議大夫禮部尚書劉秉恕幼
在室嘗蔡公卒居以先夫人剛嚴其弟宗亨有小過
對衆奮杖撻之不少惜公若何而權奉使未嘗有厲
色遽言其亦能子哉二兄既位不大耀於時每分

有不至以寡乏見先其盡禮姊氏不以語人、知為
姑若從母不以為兄弟也與人交誠易炳白不張城
市執穽不面為許退與他人語必諱、暴其所長
而韜其不及至懲檢姦慝奮發忿急不能容其過然
亦不能留怨惡於胸中雖舊欲擠已入不測淵者事
已輒忘之畧無校言復意自奉甚薄有積則施之不
為子孫他日計西川副樞上嘗賜以玉帶錦衣錢二
千五百緡止留其服物餘悉分之親戚賓客一日而
盡人問之則曰曩吾家多責券縣官憐而賜償之無
負矣吾貴而薄功又可富而厚享耶不思而兩有之

神不福人幸以是人曰我貧吾利器也故自入官非
素所往來有相報答者未嘗恃形勢取一錢直餽丹
為尚書權臣力能生殺人恥公共事累年足跡獨不
及吾門以祿薄用奢為高願奉母錢百金交驩令取
子自益卻之亦不為謝王相七年及事先王五年言
必切補臣職子道請聞斯行以絕尚嫌簡約侍衛以
裁浮費無急土木殫匱民力者中外所厭誦凡人賢
而有闡滿調將東歸必薦汲之王陞秩留之故關輔
得士為多皆視為己職當然未嘗語人由我而然以
期見德遇事謹敏好謀善問多不自用及其末路生

人之心愈切取信蠻夷聞其諭招椎結荷旃竭履慕
義三道之兵為之抑首思徼利於萬里羞成功於一
介隕星烏江馬革包拯斬木通道昇歸要荒抑嘗觀
今中統以來將相臣死率於其家天下之情稱其平
生所為功高者惜德大者思不過如是而極然未有
若公逢掖死事為世所壯者也嗚呼賢哉又嘗觀古
君臣莫難於合莫尤難於信蓋合或可伺所欲以中
而信則必不可襲取於一時自公始侍潛藩聖皇非
遽責之也亦嘗身接之面訓之指授之親以細微觀
其敬忍置之糾紛試其理解誓以雷霆察其變常納

之汙濁驗其潔白既久而後知過也其後三十三年
之中或使或牧或從或留或相或傳諸侯王或將凡
賞勛勞優者舊可以勸人臣者公皆與為之至商論
群臣能否於公不曰清則曰剛或曰不欺不見有貶
於聖訓用未盡年未耄人猶未足其悲受任於已試
知過於既久可與疇咨海內者將不知誰在也嗚呼
悲哉後三年類彙進遺事求狀公行燧亦荷公知且
久遊其門又與類嘗同受學義不得以不文為讓姑
為論次如此奉議大夫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副使
姚燧謹狀

國統離合表序

走未壯時讀通鑑綱目書於蘇門山嘗病國統散於
逐年事首不能一覽而得其離合之概焉因年經而
國緯之如史記諸表私藏諸篋遇有疑忘卽是而叩
無異多聞博識之見告者四十年矣是歲之秋同門
友許君得卿自金陵過宣留語再月間以示之得卿
善其非出己意而新奇為說特抽綱目所有彙而為
編雖刊置凡例之後猶不為僭而校官劉君德恭方
刊胡公讀史管見於宣庫聞之謂因是工可斷乎於
旬浹遂聚徽建二本重勘校之得三誤為其一建安

二十五年徽作延康元年凡例曰中歲改元無事義者以後為正其在興廢存亡之間闕義理得失者以前為正其下注云建安二十五年改元延康考之范史及陳志注文是漢號通鑑所書乃若曹丕稱王時所改者今不能悉見例云然則為漢為丕疑猶未決矧其時正在興廢存亡之間今以前為正從建注二十五年其一章武三年徽大書三年後主禪建興元年建無三年餘與徽一凡例則曰章武三年五月後主卽位改元建興而通鑑目錄舉要自是年之首卽稱建興非惟失其事寔而於君臣父子之教所害甚

大故今正之卽是觀無三年者則昭烈為無終獨建之失曰後主者徽建皆非嘗求其原由陳壽晉臣晉受魏禪不敢帝漢而臣魏故不曰漢曰蜀謂昭烈父子為先主後主通鑑因之反帝魏而主蜀後為目錄事皆書漢豈晚知其非欲正之而未及歟至綱目書出始曰漢中主卽皇帝位統斯正矣而於其子獨曰後主何哉且自建興以及炎興用天子制以臨四方者寔四十年鄧艾至成都書帝出降明年猶書魏封故漢帝禪為安樂公亡國之餘且然豈於卽位正始之年不帝反曰後主乎是與十四十五十六卷之起

盡反凡例諸曰後主者皆溺於熟口順耳不思而失
於刊正者也凡例又曰有被廢無謚者但曰帝某而
不用後人所貶之爵建興之帝未嘗被廢亦鈞於無
謚故下取晉帝奕與唐睿宗景雲二年注玄宗皇帝
帝先天元年明年始大書玄宗明皇帝開元元年者
例大書三年注帝禪建興元年明年大書帝禪建興
二年庶前後叅稽可皆吻合無齟齬也又其一天寶
十五載注肅宗皇帝至德元年載明年惟曰二載未嘗
大書肅宗皇帝至德為無始故今於二載上加肅宗
皇帝至德使得上同於開元嗚呼三者鈞失而延康
之取至德之去猶加小小何也統固在也若章武之
距建興纔三年耳遠有帝父正子之異豈不於統大
有關於故特書曰帝禪有罪走為不韙者度不可以
戶說雖面受之心不然焉或以為知言非獨走也有
見可一時之快而建興之帝亦將雪其比德失統主
稱千載之耻於九原矣

序江漢先生死生

其歲乙未王師徇地漢上軍法凡城邑以兵得者悉
阮之德安由嘗逆戰其斬刈首馘動以十億計先公
受詔凡儒服挂俘籍者皆出之得故江漢先生見公
戎服而髯不以華人士子遇之至帳中見陳琴書愕
然曰回紇亦知事此耶公為之一莞與之言信奇士
卽出所為文若干篇以九族殫殘不欲比因與公訣
斬死公止共宿寶羈戒之既覺月色爛然惟寢衣留
故所公遽鞍馬周號積屍間無有也行及水裔見已
被髮脫屣仰天而祝蓋少須臾蹈水未入也公曰果

天不生君與衆已同禍爰其全之則上承千百年之
祀下垂千百世之緒者將不在是身耶徒死無義可
保吾而北無他也至燕名益大著北方經學實賴鳴
之游其門者將百人多達材其間燧生也後不及拜
其屢前獲識其子卿月者七年矣凡再見之初以府
僚見之洛陽雖嘗以好兄余猶未語此今以憲屬來
鄧始及之且德先公不忘也燧曰嗚呼自先公言之
夫旣受詔出之軍中而使之死不以命非善其職且
儒同出者將千數纔得如先生一人而使之泯沒無
聞非崇其道此公所懼而必生之也自先生觀之孰
親於其七尺之軀而大其所關人持瓦缶將敗之猶
有惜而不果者必如毒罹禍不可一日居故恣而為
此出處非不思也中夜以興蹠膏血以 魑魅經林
莽以觸虎豹而始及水仰天而祝其行非不決也夫
息而後行行之以決則其勢多難奪於中路使非先
公自行而他人赴之能捨所恐為以回其復生之志
收其已逝之魄反就是一日不可居之禍毒乎由是
言之先生之死求以無辱不以全歸其生也不以有
赴而以知己此其胸中揆制一時相為高下之權衡
也然古之人為知己死者有之無有為知己而生者

先生以古人所不為者報之先公而先公所受先生也
也已多矣奚德哉卿月與余相視一泣卿月歸序所
與言者贈之

送宰先生序

至元三年三月未盡之三日宰先生謂燧曰予將游
秦子能序予茲行乎予掉鞅游天下殆周獨秦未嘗
一至又秦士捨修撰雷君亦莫有一識子昔家秦其
所忠者誰人所通信者又誰盍枚舉之予階子言一
進謁之也燧曰秦固衣冠之藪澤也在燧有未遍知
者焉蓋年之前乎燧者率隆名碩德既幼燧而未與
之言後乎燧者燧何所慕賴乎彼而為之伍故遺十
百而得一二也請為先生誦之有楊元父者吾師與
之抗禮者也其學也粹而正其操履也堅而不渝其

執親之憂也哀而禮其能也博而肆尤邃史學讀至
落上奇傑之士必慷慨感激思見其人於今使先生
之至不嫌於自明肯曰向之儒服登常山一言折猖
狂之盜而落其角距者寔予也彼有聞而不奇先生
者乎雖先生夙有負氣使酒之聲彼將視為古奇傑
士之恒態必濶畧而有取乎此也先生行哉其尚有
合於斯人歟又有韓邦傑劉無競呂伯充者皆吾師
之弟子也年皆長於燧若韓之能官劉之天質之美
呂之問學之該徹皆燧所不敢望而及計之今日呂
以練服在躬未可出之二人有造先生之館煩從者

為燧一訊安焉

送雷季正序

燧從魯齋先生游最久故且於同門之士學為最怠而不加進自親夏楚時猶爾况今載名仕版遠處數千里之外哉昔之怠者為忘不加進者弛而為退矣宜季正之取友而羞際予之心安焉而不敢有憾不謂徒以從游之久故願因鄙言獲進拜先生屨前嗚呼其志則勤其意則良惜所藉以為介者非其人也是一也又先生自謝政而歸屏跡桑梓養安泉石家事不以干於心鄉人莫得見其面於時求欲如祭酒之授徒來則受之亦難也予則止之無行雖然以先

生平昔樂教之心且熟于之凡伯靜之名嘗哀其願
見未得竟抑志以卒有弟如此篤道而善學行已以
化鄉岸然不流於今俗翹然自視以古人千里羸糧
而就正焉又觀夫人有可進成德達才之具必不拒
其見也予則勸之令行且景星鳳凰之為物人或睹
之猶為生之幸况大人君子道德之容可以興起一
世仁義之言足以發輝百王者哉獲一進拜而聞其
緒論必決滯為通易暗為明大有得於曩昔也有得
而私之仁人之用心不然行哉予將須其歸而見告
也至元辛巳二月吉日姚燧序

送暢純甫序

歐陽子為宋一代文宗一時所交海內豪傑之士計
不千百而止及謝希深尹師魯二人者死序集古錄
遂有無謝尹知音之恨嗚呼豈文章也作者難而知
之者尤難歟余嘗思古之人惟其言之可以行後為
恃以待他日子雲者出將不病夫舉一世之人不余
知也今乃若是亦以有知者為快而失之為悲歟余
冠首時未嘗學文視草流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者
雖不敢輕非諸口而亦未嘗輕是於心也過而自思
人之能者余操慮持論且然余不能之何以免人無

嫉賢之譏乎年二十四始取韓文讀之定筆試為持
以示人譬如童子之鬪草彼能是余亦能是彼有是
余亦有是特為士林禦侮之一技焉耳或謂有作者
風私心益不喜以為彼忠厚者不欲遽相斥笑姑為
是諛言以愚之不然殆鼓舞之希進其成也自是蒙
恥益作既示之人且就正於先師先師亦賞其辭而
戒之曰弓矢為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
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
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
鈞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余用是廢作有亦不以
示人純甫自言得余隻字一言不棄而錄之又言世
無知公者豈惟知之讀而能句句而得其意者猶寡
嗚呼世固有厭空桑之瑟而思聞鼓缶者乎然文章
以道輕重道以文章輕重世復有班孟堅者出表古
今人物九品之中必以一等置歐陽子則為去聖賢
也有級而不遠其文雖無謝尹之知不害於行後猶
以失之為悲下下之外豈別有等置余為哉則為去
聖賢也無級而絕遠其文如風花之逐水霜葉之委
土朝夕腐耳豈有一言之幾乎古可聞之將來乎純
甫獨信之自余不可不謂之知己足為百年之快恐

純甫由此而取四海不知言之非也然純甫實善文
其不輕以出者將以今為未集積而至於他日以騷
雅未流典謨一致乎將恃夫菑民既為循吏持憲既
為才御史富民又將為良大農道行一時無暇於為
言乎豈以世莫已知有之而退藏於密也由積而為
書他日與道行一時無暇於為言則可由莫已知而
不出若余也雖不善文而善知文則純甫為失人矣
今以農副行田隴右於其別也叙以問之至元丁亥
七夕姚燧書

送李茂卿序

大凡今仕惟三塗一由宿衛一由儒一由吏由宿衛
者言出中禁中書奉行制勅而已十之一由儒者則
校官及品者提舉教授出中書未及者則正錄而下
出行省宣慰十分一之半由吏者省臺院中外庶司
郡縣十九有半焉吏部病其自九品而上宜得者繩
繩來無窮而吾應者員有盡故為格以扼之必歷月
九十始許入品猶以為未也再下令後是增多至百
有廿月嗚呼積十年矣勞乎哉李君茂卿嘗同燧受
學先師司徒公儒者也父戶部恩澤既推其兄之子

及將試吏堂帖令出椽湖廣省盈九十月將赴銓中
書燧賀之曰人有不職幸不糾於御史者君以勤效
無此人有饜墨不羅罪罟者君以清慎無此人有依
庇有力竊、離所事同列之權以自求容一時幸不
譴斥者君以中行不阿無此人有挾仕而商賦之州
縣而倍責羸入以肥其家幸不訟於民於衆樹姻黨
子弟入官以妨後至之途幸不敗於士者君祿入外
無他營捨僕馬則顧影無朋舉無此舉無為為賀其
可賀者諺曰兩姑之間難為婦上政事堂下參幕多
或二十人其事之來抱案求署無一可後者皆視其

色聽其言動立移晷比不齟齬使馴、如式從已而
出譬則庖人善適衆口酸醎嗜好之不齊然非暫也
必八年之久大而經國子民細而米鹽甲兵於盡得
夫人之情而熟知夫事之勢增益其所不能者不既
多乎今之老於刀筆筐篋以致達官貴人者皆下視
吾縫掖以為言闊事情而不適為用者恃其能此焉
爾戶既能之是行也以軍國公相知之有素無曰峻
擢惟循所宜資亦畀善所昔也人吏之今焉吏人其
留中其居外主乎聞司徒平生六經仁義之言而濟
以今所能古所謂以儒術飭吏事者非君其誰哉大

德已亥秋八月上弦日姚燧書

送姚嗣輝序
取士以文始於隋而盛於唐其法有司擇學修其家
名聞其鄉者歌鹿鳴而進之朝謂之貢至則試以聲
律之文中程度者謂之選猶未即得仕必待其位者
之舉猶視舉士何人或衆且賢以斷其人之材否始
授之官勝國目之而小變焉選即官之惟不使得為
令必制置提刑轉運諸司五人者舉始用為令之而
上郡收侍從五府之官無不能至者則自貢而選而
舉千百人不一得焉亦磽乎其艱哉吾宗嗣輝勝國
選士也赫奕其時煌後塵者千百人焉可少跋迨今

改玉聲名昭晰不可中闕猶官洪校滿秩而觀光天
朝求通刺柄政之臣盧公吳公門者千百人未有一
得獨於嗣輝傾身接之延譽諸公間文云乎哉有見
於道德之實耳士而得此亦曰逢矣逢而至於達也
奚惑然終不能增多其舊尺寸復調武岡益遠於洪
豈兩公面是而中不力耶曰非也囿於法制之密先
得之多兩自拱跡不可躡其級也以故南糧妄意而
往既較而言之曰凡今仕者聞職乎民以有治賦聽
訟之無為莫不色喜聞職乎士則以無有貢選利祿
之望人急於學虛師席而夏楚不試卒不懌乎其中
嗣輝將亦若是乎盍亦思校官風化之原治忽所寄
也無遠稽古而監之今司徒文正許公徵時于大名
于輝于秦于河內以倡明斯道為己任諄々私淑少
長不一其年也銳鈍不齊其才也積多至數百人聞
之天聰徵為成均俄拜左相歲餘辭免復求成均後
其弟子繼司鼎鉉者將十人卿曹風紀二千石吏棋
錯中外者又十此焉其於隆平之治豈不少贊乎嗣
輝苟以是為心規矩薰陶是邦之多士得其達材一
二以用斯世使海內之人指而誦曰是夫夫所梯接
者于以亞匹吾司徒公其獲將多行矣勉事乎此嗣

輝蜀人以蜀多楹木雖寓荆吳不忘其鄉號南楹云

二以民世世外世內之人皆而請曰長方大楹非

轉世以與或必其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

龍中衣昔又十北其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

其帝老繼位與繼昔繼十人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

之天經海處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牙亦一其平也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

千餘千泰千千千千千千千千千千千千千千千

山無表壽吉而盟之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隨製世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身李平章畫像序

陛下之未出閣由李道復日侍講讀親而敬之嘗名

繪工惟肖其形賜號秋谷命集賢大學士王顥大書

之手刻為扁而署其上又側注曰大德三年四月吉

日為山人李道復製至大四年辛巳春正位宸極制

授道復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以盡學焉後臣之

義裝演是圖瑱金刻扁而摹賜號與御署卷加標軸

罷耀至矣人孰與傳勅臣燧序之將俾詞臣頌歌其

下而親覽焉臣聞命屏營反覆究思在昔帝王圖其

臣者商高宗之傅巖漢中宗之麒麟閣世祖之雲臺

唐太宗之凌烟閣四馬耳麟閣而下皆將相之開國承家平亂也以贊彌綸資訃謨以致隆平者傅巖不然初未有是赫々顯烈肖其夢形求得諧野爰立作相以道復肖形可同說乎高宗圖於既王三年之後陛下則圖於未帝一紀之先其時繪工運思有所未至手為設色高宗於說有是乎哉斷所無者李泌沒肅宗於途人指目曰黃衣者聖人也白衣者山人也已乃為相而道復姓偶同乎泌亦白其衣今亦已相謂道復山人可同泌乎為之賜號刻扁肅宗於泌有是乎哉亦斷所無者泌雖賢者而言涉神仙迂怪以故史氏短之惟說則無間然嘗考觀之古今之世相去若異帝王為治道罔不同何則陛下所居則列聖之位也列聖君臨之中土堯舜昔嘗有也乃若高宗亦商聖賢之君恥其不為堯舜故命說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作舟楫歲大旱作霖雨作酒醴惟麴藥作和羹惟鹽梅取喻再三求其交修者皆陛下有虞道復之心今謂道復其才有足方說孰敢犯是不應然其所處則說地也如較其學焉後臣顧說所無能求多聞以建事學古訓以道積厥躬招俊人以列庶位對揚天子之命亦足襲說餘芳遺烈報陛下矣

然非舊學之臣世不以是責難俟夫治定而功成德
尊而年及或遂懸車於秋谷釣雲月以弄泉石朝堂
有疑馳使諮之猶不得為山人世則目曰山中宰相
相者所不免也是年夏五月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
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姚燧拜手稽首
序

序牡丹

余於牡丹始以中統之元見壽安紅洛西劉氏園三
年見左紫洛陽故趙相南園兩花皆千葉株皆四尺
壽安二十萼廣徑七寸高與之等左紫四萼八寸高
等又三年見千葉狀元紅燕都故楊相大參宅株五
尺四十萼七寸高等後二十年見之長安毛氏園最
多將百株株二尺少然皆單葉小大參差不齊無絕
奇者後二年見玉板白洛陽楊氏園株亦二尺少多
葉十萼七寸鄧州見三家張氏肖齋之衡山紫陳氏
終慕堂之淺紅兩花皆十五葉衡紫株二尺少將二

二十萼五寸少淺紅株三尺少將五十萼六寸少惟
蕭仁卿之承顏亭白花大株三尺太可六七十萼七
寸少千葉最盛又有色緋紫碧相錯株三尺少可四
五十萼盛亞白花七寸太復有緋花株卑十萼八寸
二花皆多葉而緋花獨奇蓋故為佳品今失其名者
別有鶴翎紅為千葉小株獨萼五寸太高等他日株
大花則隨大矣是為鄧花之冠仁卿舊云此洛陽壽
安諸孫自余觀之大非壽安則淺紅而今名余所命
之蓋卽其形色近似為言也長安洛陽諸花余忘其
香孰勝萃鄧花而校噴勃穠綿可喜如紫薇者蘅紫

為第一此余生五十一年所見者然自元年至今為
廿九年其間六年六見自燕長安洛陽而至此幾數
千里中元及三年與至元二十年三見洛陽為同地
至元六年十八年廿五年各一見之燕秦鄧為異地
亡慮百十株而千葉名品纔四見則千葉獨難遇亦
猶千人為英萬人為傑尤世不恒有者矧賞酬有數
邪劉趙二園雖皆有酒年甚少不善飲楊大參時與
先世父中書左丞同朝為父執與之酒不敢飲毛園
時為秦憲毛氏方業市酒纔下馬行觀擇剪數萼不
飲而去楊氏欄時滿秦憲將走荆憲借居其廬客懷

牢寂無誰與為飲張齋陳堂纔持一二觴各剪一二
萼持歸不名為飲其盡醉相懽者惟承顏亭一焉而
已嗚呼以齒五十一年之老行數千里之遠始觀至
今二十九年之久六年六見之稀而無負可當賞酬
者醉明日仁卿求記其事予口未拒而心弗是之以
為樽俎之樂屑者奚足筆其夏白花忽槁死其又
固求記之予始思昔者坐斯亭也熟逆是花旋踵不
可復見亦可謂異事也又思左紫止一株已移植於
嵩山廟中洛陽今亦絕聞壽安故在其玉板白及毛
園百株將如左紫移植他人邪無亦若是花之已槁
死也嗚呼往者旣然况來者之不可必邪細者且然
况大此倍蓰十百者耶則吾平生所當勉吾身而因
循勿力以去不可復追者已多也誠可為老將至之
一慨而植物之死生又不足怪也仁卿惟喜余文已
記其承顏而求之屢如老父取張長史判吾時賢其
以是心至而已然又益思六年之間不善飲不敢飲
不可飲與無誰與飲與不名為飲非他益無詩人同
臭味者發其極意焉耳而承顏是日則梁宣慰貢父
張總管孟卿王工部景韓是皆善詩安知可為他日
故實亦未易以復得者據蘭亭例為序惜其時無唱

酬未嘗罰依金谷酒斗數也

南京路總管張公墓誌銘

公諱庭珍字國寶魯大考淵大考士明以武力再世
為金千夫長家臨潢之全州考揖北京都轉運使故
又家北京公於次為中子沉性易直通蕪辨強綜經
緯史尤長左氏春秋筮仕已存愛民利物志事先帝
以典內帑受知先是高句驪不請徙居海中江華島
上遣使問何由且詞其貳服親擇廷臣可者即命公
時年二十三至其國王禮事之甚恭書言吾歲入幣
大國未嘗不謹臣職非與未臣而敵已臣而叛者比
而大軍歲入邊劉吾人民奴吾子女有吾貨財蹙吾

土疆吾是以捨行而完險誠出甚不得已之謀非首
鼠他圖為也未疏黃金以兩計白金以鎰計各千百
數為壽又言誠以是悽之之言歸聞之上幸止邊軍
無歲入願歲幣外別入如今相壽者數歲為謝公
勃然曰王以天子之使求貨來耶揮去歸具道王言
且保其國無他避掠從耳上亦悟曰人歲入幣事之
又加兵罪之誠何以待不臣而敵已臣而畔者詔令
軍止戍邊無入掠自是完東口室家父子無慮萬億
計自將伐宋泛至闌中留為安撫使施治兵間裹摩
創殘外供伏糧不擾而集今上即位中統建元自將
北伐以故先朝故臣熟西京入漠南路俾置傳驛兼
給餽餉至元四年授同簽吐蕃經畧使兵裁叛離仁
革狼狽渠酋嘗撓滋久安順六年授朝列大夫佩金
符責貢安南時已徵天下兵數十萬圍襄陽寔為蹶
宋起本勲臣故相上與咨軍國謀不可一日離側者
皆出行省董師公至其國王立受詔公詰曰王行非
止違命於禮於利害且不熟知揆此邦人民土地不
當天朝一摠管治皇帝不欲郡縣王地版籍王民聽
其稱藩遣使諭旨德至渥也且王以與宋輯睦緩急
為援今百萬之師長圍襄陽鳥飛路絕朝夕將拔席

卷渡江覆其國都易如振槁王猶掘岸海徼恃為唇
齒自矜尊高事且上聞天威小震無煩遠召中國雲
南十萬之師丹月可至視丘墟王廟草棘王庭者將
不難為其審策之王屈降拜益慚憤將以兵恐公使
力士白刃環衛公乃示息弛袒寢一室盡擲所懸箭
弓刀槊付衛士聽汝何為天暑渴甚每取江水以進
皆溫惡不可飲食及索井汲不許曰吾俗不相悅者
多投毒井中殺人公曰自我所求毒死不恨終汲飲
食自是安南君臣多度公者八年會公以安南貢至
襄陽猶未投却授行省即中承事勲貴晚絕不阿惟
見之營衛足跡不及其門商較事宜言弘色勵或有
以凌鷲見短者故右丞相史忠武公天澤解之曰是
其為心忠正侃々人也又親其人必定吾言十年襄
陽下改省為行樞密院以勞遷中順大夫遙知歸德
府行縣經歷大軍南規渡江復行省公復即中俄降
虎符襄陽路總管兼府尹毀城樓以完廟學散契軍
以惜月廩剗弊施且當其後先明年改監即復二州
位安撫使上捐魚菽之賦使人厭腥食家給蒸新月
癸倉以贍餓乏視便輒行事已劾聞十四年陞嘉議
大夫監平江路位總管上即復民間去遮馬號送萬

數其治平江考績亦最他路十五年改同知浙東道
宣慰使未行改大司農卿丁內艱時軍興法聞喪不
得輒行乞奔赴不報公願還所受制書為民行省知
不可奪歸之旋羶枵然金玉美女色一無有惟文書
衣被而已今中書省右丞相伯顏夙嘗疑為凌鷲者
後顧為深知公嘗語人曰諸將渡江無不荒貪獨余
與國寶清慎自恃聞者以為知言公家居四年又終
外艱十九年以才起復仍故官嘉議大夫南京路總
管兼開封府尹至治之初見星而出見星而歸凡前
政積事留獄旬月剖摘皆出尤善發姦伏有控鶴十

餘輩比公至儼大第聚居二年黃金橫帶出入飲食
街陌縱橫人謂其真也公曰控鶴役在京師久此不
行必劇賊也密喻有司以意期三日盡致其黨索賍
以來得金帛寶玉服玩典質券契盈室鞠之皆欵服
物則椎埋所獲妻妾僕使皆掠民子女或娼姬明日
告曉市中皆杖死民駭其神捷闔境乏食已聞未報
輒止稅勿輸明年河北大旱民流徙就饒及河朔數
萬人郡縣畏損戶罪謾以逃聞省部遣使分道邀之
許發倉人給三月食還所籍民聚謀曰吾得食三月
負難歸重難勝鬻將何撤且各賣質田廬而南至家

何為愁歎無聊若出一喙公謂其使曰斯民非賊河
南非別界皆聖上民社也非不知奉命不輒濟可以
無罪誠不忍老稚頓路吾治甘受禍以活此民則下
令諸津急濟果有以專行上告者事下御史大夫即
治廉之境民皆曰吾侯賢牧其為開封明斷不阿可
當今代包拯大夫察其無他薄責而歸奏寢不下秋
兩潦河決原武之祀灌太康自京北東漉為巨浸廣
負千里冒垣敗屋人畜流死公括商人漁子船百十
艘又編木為筏具糗糒載吏離散四出往取避水升
丘巢樹者所全活以口計無慮百千水又齧京城入
善利門波流市中晝夜董役土薪木石盡力以與水
閉不少殺乃崩城堰之城害既弭復大發數畝民增
外隄防心直為三直役一月逃罰作倍起陽武黑石
東盡陳流張怒河綿亘百三十里如期三月隄防悉
完以至元甲申七月二十二日卒官舍年五十六河
南之民識與不識如喪其親戚家終餘俸半月將歸
塋貧不能西開封戶民雄財者戶贖之又遣子弟數
百人持錢分程具奠赴別治洛陽五百里九千里及
潼關以其年九月塋安西府咸寧縣洪同鄉少陵原
都運公塋之左夫人何氏溫淑慎端男子三人岳提

舉卸復魚湘崇西蜀行省宣使瑩未仕女子三人一
適太平州錄事韓和一適紀德信一適鞏思齊後三
年其季大中大夫諸蠻夷部宣慰使庭瑞以燧素知
公求銘其墓辭曰
年五十六固不云大較齊蓋耆孰謂壽考究其致之
豈無以然國苟有利棄身若捐東北雞林挈舟以使
西南雕題登馬已至視數萬里為步何餘招麾兩王
族臺指輿吐蕃獷狹化不犯令由積善勞至不延命
壽也無稱世不為臧死有可述短不害長襄陽軍謀
卸復民效已實已著猶其小小開封蠲租舟民于河
電擊霆馳懸躬禍罷下燭其忠由明后聖老幹絃摧
霜風踰勁大浸稽天陸舞龍蛇流死所餘丘木是家
乃集舟航乃筏以繼乃求以濟取置平地穴隄摧防
萬杵登之役不踰時隱其阜陵民流他疆我飲其食
我疆沴傷皆手援溺顛之公哉人之騶虞彼饒婪之
橫目虎貙雖古循吏列傳史冊載筆今功孰怍為匹
少陵之原有坊有丘銘石道周以禩諸幽

憲副侍郎宣同典外郎尚書吏曹參議中書御史中丞參行省中省政與國宣勞為時才臣章在人口耳今賊國臣不道誅夷宜為死者雪其非辜庶彰聖代日月高懸之明參知政事梁德珪以聞勅有司償所籍入而勗孳卒無子又哀景雖二子一女而疾廢于莘而女年及笄自燕携大叅商公左山孫全伊入壻其家自莘而唐終一閱月而景卒意者景訃未至與至而未之知到官四十日當元貞乙未十月三十日而君亦卒年止五十七嗚呼何天之不福中奉之哀耶身戮一室危烈二子繼死一不後一有而弱君

訟還所籍文為求婚令卹廢姪之家處事變之極徂薄俗之囿少不失天理民彝之正為弟為從父從祖曰悌與慈雖古人復作有一尚之乎而天之報施者及如是也蓋君自筮仕試吏從萬夫長嚴忠濟從已未渡江後使交鈔庫曹州改南京轉運同知事以善其職從其司請陞經歷俄授從仕郎大名路總管府經歷尹范縣同提舉信州宣課遷承務郎浙西宣慰司經歷換承直郎土都留守司經歷遭事難為身出任之官長有不相能必委曲調順如媒氏之合二姓始異而終同之凡此皆佐人出理者而非其所自為

也惟范縣為近民又壓於郡守有不伸及今為唐若
可以有為而遽已此哀哉君字千敬姓楊氏漢弘農
太尉震苗裔五世祖絢為宋儀曹易州死于金兵生
邦基秘書監為金名士書畫兩絕人曰可與李公麟
者珩以通奉大夫承定軍節度使致事生郊社署令
鵬自儀曹而下皆家燕鵬生監滎德酒庭直避金亂
居莘生澧君之考也君交人誠和視新識如故知傾
貲懽樂之夫人梁氏二子二女翰林國史院檢閱官
昇一未名女長適同縣士族王文讓季在室皇上即
位之年冬十一月詔修世祖三十五年實錄院置檢

閱官其究覈故事職也而其末九年燧與侍讀高凝
共摠裁之昇也寔當筆至元二十七年之一年顧與
修撰而下年分其事已可見其文賢無忝面命矣由
同官相懽故介其考唐州君先摯會泛史院諸賢還
進史上都及與之別未數月訃至期昇會塋莘經杖
言曰昇惡逆不得見先人屬纊已抱終天之恨不得
公銘亦不可復食息人世矣敢泣血請乃銘之曰
見人之概惟在其大大使可書其細已蓋嗚呼唐州
其大何如流風不移天理篤居惟天於人若薄而厚
雖所薄今將昌爾後人之識狹其中安知厚竟之求

與蕃也四女一適郡人徒車全一適南陽高舉二在
室孫男女三人宏將以明年五月庚寅歸塋其鄉先
塋其自狀曰君幼耽誦記敏為文辭異其時他門兒
者皆其小德削不致詳而日勤於筆錄如易正義論
語註漢紀傳舊唐傳治鑑節文選杜諸註十餘書上
慮數百萬言具藏吾家手澤尚新可以汗車牛未聞
人有辦為者歟學仕事人則從張公邦彥宣撫天平
為四川行樞密院柴植照磨用禮卿王博文薦出官
瀏陽非賢不即款居母申憂廬墓毀悴杖而後起皆
出處不苟倫理至篤者又曰君胸中廓々無城府商

古今人物成敗賢不肖必當其寔諫友過不計嫌怨
盡我責善構俎之容粹如不流為詩千餘篇號訥齋
以宏信愛必不誣親燧取筆之曰君喟然吾少厲志
嗜學官止一尉殆天戲人者則不可也亦思尉為君
行道資乎蓋尉有難為有利為江南大縣戶動十萬
一尉兵額止於數千而押綱衛使恒抽其半又其身
有疾疾喪緇之請其直司日不盈二三十輩盜逐不
得必尉焉罪小則輟祿大而奪官是不白其力少不
足以制姦而惟責其專印不職也是其所難凡尉一
世同者而君有獨焉在令尉恒君縣禦寇無敢他遣

而湖省犯法臣特遣數十里送所市紗羅京師賦出
非其口也入納非其手也市者顧不必送而顧必令
不遣者送之有司又大其尺度重其鈞權送而責其
輕短不使得歸取償有司必舉息立輸府又遣修杭
海戰艦欽庶人難其一君難其三此其所由重困也
其利為者必求為盜罪不抵死嘗墨其肌月呈身有
司者署使伺盜曰蛇之所塗蛇能知之吾使過耳口
不言所旨使自喻之彼方困拘罪籍一朝得交平民
出入惟求圖報雖身為盜將不避為况囊索他盜願
指富室惟所便取坐受其有盜得其粗我得其細擇

世所共寶不可形迹敗者歸之尉有司覈盜不得依
月日則杖尉兵一杖加一等三杖而止耳伺盜特尉
摧一時宜密置無迹何及焉尉所輟祿幾何而伺盜
資之什伯不貲也盜為伺盜忠臣伺盜為尉忠臣又
其巧者與隣尉交權私要言曰吾得盜必使誣汝縣
富室曰嘗竄盜焉曰屢資給焉幸羅之獄足吾欲縱
之民惟知德吾耳汝得盜亦如是取償吾縣易地為
之胥相益也其月縱兵婦詭代家人責入傭直與名
以兵備斂者又所得為也凡是數事今之尉者十出
其半嗚呼尉乎禦盜放師盜欺觀夫人觸法肆行徼

薊州局使猶領于提舉司以勞深而資久也制以前
官超為提舉俄病廢兄德淵嗣為降同提舉德源同
知許州寔侍而南以至元三十一年九月一日卒官
舍年六十八顧言必塋通之樂材以其年十二月廿
五日窆焉又曰嗚呼位有貴賤故功有顯微我先人
始以函工一門而賜服五品其功則止善於其職何
顯之能為人子惟其考嘗愆於時者始不敢求以昭
明否者其欲遠其聞者亦豈異賢公卿胄之心也惟
哀而允之燧曰凡今為制天下歲程惟甲不領于工
曹逕入太府縣官親考其良楛而黜陟之衛士必賜
而藏之家弊則恃故賜求具使畀之新他臣有私藏
者罪死况私為者乃先人雖班雜職而縣官視以為
要焉自常工而跂之亦曰過矣君諱智弟四人其
次居二娶楊氏前卒一歲同穴樂材二男則同提舉
與京山也女適太常寺管勾李某銘曰
五兵皆賊人戰而恃以不殤惟函為捍焉爾如君二
十始傳以及疾廢為之二十卒始曰十被全一人
亦十人矣其功亦豈曰微孟子曰函人惟恐傷人由
術推心君亦仁哉此其藏

中故居若晚君來便宜版為彬之錄事群盜竊發無
時芟夷未靖也君不忍夷其俗而苟簡於治為之四
年又三季始官進義校尉廣之懷集令群盜滋張虔
人民燔城郭以曷天誅者死無所忌官軍少不足為
恃授鄉民兵雜而殲之格閭屢劬徙民保東山前募
民闢田入租私廩者為米八百石一盡於餉增戍之
兵與遭寇之家嶮崎艱梗災瘴者四年以至元廿六
年四月二十日而竟卒是何審之不達耶今卑官無
要知堂印者去丞相尋丈儼立案前護守終日不食
頃去晨而出暮而歸日必丹至丞相家丞相出畋入
奏無不與偕裕廟為燕王日當朝廣寒殿君立庭下
問盃中何有君則曰堂印也索而發封玩之其親接
如何其榮如何遇也如何皆他人取將相之資也一
旦管勾北京行省去丞相千里錄事于彬西南北京
又數千里終乃令懷集於南海之濱其不寢近而逾
遠者世恐無君匹也豈讀書一過十百言不忘力兼
人射命中皆文武器畧足以表見一時者有是賢人
已不凌人則收之耶且求以剗物置十將鉛刀其
前蒙稚猶知後銳而用銛及論取士則以方者為徒
足持已而圍者始周乎物故率棄明炳勁特者為不

易馴使而顧錄拾荏弱而不自持者為善造俗而賢
之君豈坐是也耶其邵子所謂陽在陰中陽逆行時
之為也故平生之道刑家則多其功於政者僅此譬
水在山東於溪壑崖谷之險不得奔放平衍為澮為
川其溉潤不博者亦勢然哉君石州寧鄉人權殯長
沙佛宇文有玉亭小藁祖開叅元帥府軍謀考汝欽
妣馮氏即君李氏三子致某某二女歸薛氏李氏銘
曰

故民鍾五六君墓銘

繫鍾徙吉潁川自迫於靖康繹騷避吉而來岳世方
四由元而富仕明至寔生文興叔進字即行五六以
族次凡是四世皆不位吁哉五六遁跡市乃如天啟
所狀事居家孝謹文縝緻嚴訓厥子俾知義自奉殊
懸志勤勤基約以極豐其積此邦師乎陶倚視居鄉
侃侃和以易不私其有善分施歲荒民飢閔瘠瘁癸
我廩庾飲老稚崩梁壞途捷石治至今行者賴其利
已丑之閏月庚生年六十八世迺棄塋之三陽先墟
北黃室之子南秀嗣南英南金又其季一女結襦未

決議男孫滿十女半是一庭安分貫魚似椒聊蕃升
必天意豈憐之家久踣躑一朝起行當邀致况如南
秀士服被下及二季皆學士始卑終高若登陞或者
而宗由昌熾匍匐哀求銘立誌伊誰成厥孝子志苟
有善奚必閔地漢民仲山凡豈異奮筆發隱太史燧
折水毒吾身幸對文無幾看隨風子對談善自不
老必其多與對吾下出中六直據市也時久
四由示而富出阻全其王校與始其早時計五六
紫酸其舌歸其自血衣散藥幾幾遊吉西來其世古
此片其五之白其其

國子司業滕君墓碣銘

觀漢諸碑凡門生為師作者其文多稱在三之義蓋
本樂恭子民生於三父生師教君食惟其所在為言
又列郡邑姓名字官人出幾何錢於碑陰多至百人
或倍之令人每興今無古者篤於師師之慨至大已
酉燧長翰林之明年國史院編修官東平蔡文淵狀
其師國子司業滕君之行與門生許質求表其所以
君之再入成均橫經文席者嘗數百人磨石所資一
不僭人出二子獨加異乎古豈不於在三足拔浮俗
斯時耶君諱安上字仲禮其先自洛徙中山不可推

采其世考府君其隱德委吏斗食自捐生君八年而不祿妣李夫人撫君誨曰而性質開朗記識兼人且金名士趙燦離孫不可以貧費學感聖善言師西巖君克自砥礪勤心聖學暨其長也尊聞行知如不足日私居自持衣冠齊遯及出接物一誠以和郡無少長相謂不字咸稱先生學積其躬道行其家化及其鄉府君歸高薦名於朝勅教中山是府多士求親輝光馨歆欲聞鼎其來服縫掖者將半齊魯庭臣善其職士有聞用以職民主禹城簿歷於為監為令與丞刑或過中必揆以義馴上說不使黥涅妄加疑

盜廢棄永世仁譽既章宣司所臨若縣與州事有未竟必檄往治裁中情法守令憚之出將入迎若事大吏徵為國子博士以其平昔自律為先蚤作晏休誨誘諄發蒙䟽疑立懦剋剛各因其才矯拂於善黨生群行齒而序之其極弗率有黜與朴成均作則井然有條即升監丞再丞太常世祖賓天成宗繼序圓丘請謚太室升祔凡厥禮文酌古損今皆所訂稽元貞之元拜監察御史京師地震上䟽曰君失其道責見於天其咎在內庭竊干外政小人顯創君子名寔混淆刑賞僭差陽為陰乘致靜者動宜兢祇畏側

身修行反昔所為以盡弭之之道其說累數十百言
反覆深切有司不敢以聞君則曰吾不得於言者遂
委印去反闕其家著書自怡尋起為國子司業時已
疾矣顧言其子治喪無用二氏以其年乙未夏六月
廿有五日卒年五十四塋府城東南崔丘里為文一
本理義辭旨暢達不為險譎非有裨世教者不言有
東菴類藁十五卷故江西廉訪使趙秉政板之行世
矣又有易解洗心管見藏之家亦多乎哉其不年者
世同哀之而文淵猶以不侍經筵職絲綸謀廟堂為
憾嗚呼夫既師成均官奉常歷臺諫而又有德有言

足矣奚必兼彼數者始為至耶夫人李氏貞順柔嘉
姻里範焉後君八年卒子翊去尉東明自致終喪亦
足彰君刑家之自今尉元氏允羽有文行蚤世銘曰
孰不曰士於學始志迄用有成千百一二允矣滕君
敏修篤行鐘鼓衡門益大其聲勅起布衣於定敦教
祁、縫掖來則來效再主禹城簿領勾稽不往刑墨
仁聞日躋滿秩而招入為胄監由博而丞俊髦是範
轉而奉常禮文斯綱或革而因酌損用章遷拜御史
為帝耳目言塞責求龍鱗逆觸一不見入納履而行
反闕立言行後是程方徵司業年過知命遽啟手足

理也莫竟短者已而其長斯存何以貞之石有誅言

高帝在日言是書未盡其意一不見其時而後
其言本不實蓋文其臨及事而因向能自意也
其言本不實蓋文其臨及事而因向能自意也
其言本不實蓋文其臨及事而因向能自意也
其言本不實蓋文其臨及事而因向能自意也
其言本不實蓋文其臨及事而因向能自意也
其言本不實蓋文其臨及事而因向能自意也
其言本不實蓋文其臨及事而因向能自意也
其言本不實蓋文其臨及事而因向能自意也
其言本不實蓋文其臨及事而因向能自意也

河南道勸農副使白公墓碣銘

產隆始由太原徙行至河內致其父書魯齋先生願
游其門未有介也乃因吾友翰林侍讀高凝得操几
杖主凝家二年而歸侍其親而先生亦召北矣尋由
避宅左揆以集賢館大學士祭酒國學教貴胄乃奏
召舊弟子散居四方者以故王梓自汴韓思永蘇郁
自大名耶律有尚自東平孫安與凝燧燉自河內劉
季偉呂端善劉安中自秦獨公自太原十二人者皆
驛致館下三年吾儕或病告官去而先生亦浩乎其
歸乃奏有尚與公從仕郎國子助教昔者貴胄友也

一旦能橫經下心事之為師屬非其道聳是曹不可
得其馴然北面俄侍裕廟東宮公為講鄭伯克段於
鄆已講而出裕廟語人曰是非空言意固有在也以
國史院編修從仕郎仍助教擢奉訓大夫監察御史
發阿合馬賊國諸不法彼固誣公糾摘非實捕送刑
部獄引隣婦有色者教誣公嘗竊往來怒隣婦力明
其無有鞠之墮孕而事始白又糾鷹師西京宣慰使
倒刺沙以已憾殺其幕僚凡是皆庸懦縮首危者而
峻風節者咸偉之出僉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司事
燧亦為其道副故得詳西上所為其按歷皆分險僻

荒寒諸州南而褒鳳金洋北而綏麟葭丹塗經龍門
西河絕崖高可去水百尺止通一騎必遣導者先之
有來騎使駐之寬所卒至則兩不可班視燒殘猶車
衢也如是之地皆周焉制度卒有反者不即覺捕惟
罪社長監郡與憲司麟州人告陰濟民乘馬疾馳其
識仇也門曰祈懷何書濟民給以反書仇上變延安
延安移文吾憲公又請往治之所牽連者二百許人
繼燭治之再旬是州小僻無紙至覆舊案以書適近
侍臣括馬其州館隣墻也聞獄吏呼門終曉得公姓
名歎曰世有克勉其職如斯人者使人勞苦之曰吾

見陛下當首問公竟白濟民無佗特杖其紿仇非宜
言者公位憲諸君下會王相府伯不花右丞勲臣子
開省京兆特異禮公其按問諸司皆拱聽者改僉河
南河北提刑按察司事臺檄檢覈中興鈔庫中興故
李夏都隸隴右河西道憲令竟事始聽東任公又走
沙莽往復近萬里半歲而歸與其副程思廉發數縣
民完堤以捍河水罷當暑賦民牛車轉粟入淇又改
僉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事趣裝其考已疾行至
衛而卒公與兄楹即藏衛西輝之蘇門周卜村南原
而其妣亦疾乃朝夕哀死事生卽教授於輝明年燧

召直翰林感其毀瘁骨見衣表弔哭之餘其徒數十
人拜庭進退朋讓賓敬之道囂然先生成法也為
嘆曰嗚呼燧亦先生弟子者何嘗有一善及人如是
明年燧疾滿告歸鄧而故司農卿侯爵託語彥隆或
河南北農副制下必墨縑以出世議隘薄自便非時
燧傭車過衛不可留不得身見為書語其然聞方督
課有績其妣亦卒附其考墓竟以是謝所事以至元
己丑秋八月三日年四十六卒苦瘡嗚呼學可以範
世行可以礪俗而已是哉夫人賈也以燧平昔善公
錄河南北道勸農副使苟宗道埋辭求銘神道每一

讀之一杖淚擲筆數年終不能叙其事去冬以史事
又召入翰林過輝夫人祈世母夫人為言持幣泣請
且使其子安禮與游其門者庭拜燧還其幣曰吾無
答吾亡友者以是佐刻石須嗚呼非公仁義行家能
使婦人如是切：惟恐沒其夫子一善可曰賢已公
諱棟考天祿雖官而不顯居頤樂堂號頤樂先生唐
白居易家狀云白姓家太原者楚熊君孫勝白公見
殺於楚其子奔秦孫乙丙與裔孫起為秦將封武安
君賜死杜郵始皇思其功封其子仲太原公豈其苗
裔耶銘曰

聞古五十年不稱天公是不盈天道未曉學不篤耶
得譽先師道不行耶裕廟嘗知職不舉耶三憲著效
力不本耶耕播之教况冠獬角敢言人難彈射柄臣
聽者毛寒猶枚其外未及其內視親於喪視婦於介
靡一匪善靡一可涼非我友私月旦章：嗚呼白公
耳孫猶令其貫古松歲遠滋勁士不盛位而盛吾賢
盛位者衰盛賢日延有方其趺有剡其首碣石阡隅
千祀無朽

河內李氏先德碣銘

至大庚戌郇王府長史兼經歷典食司與所部人匠
都府官李惟恭持其鄉士席雲漢狀其祖潤文玉使
懷之利用庫日民調商征之入吏祿公須之出不遺
於受不僭於發如他人侵蠹以溢其家負而責償罪
沒產者皆無之與交人以誠御下以寬禮賢樂善者
求表其所燧曰管庫之官則古委吏亦下士也所可
筆者豈專由孫貴耶蓋郇王之考初尚主世祖再尚
主裕宗自稱晉王克用裔孫為置守冢數十戶於鴈
門禁民樵牧由分地在高唐卽是進爵為王世居靜

安黑水之陽為廟以祀孔子元貞始年表賀聖節獨
書漢字庶其尊禮斯文者惟恭今臣其子觀其所事
者賢若不可辭矧有大此者懷之為州憲宗大封同
姓初國世祖於秦以戶寡益封之至元之末以封其
孫順宗既之國未至疾返成廟賜名懷寧以王今聖
時方撫軍於北皇太后儲皇往居者二年則懷為三
聖龍潛之地傳曰小國之君當大國之卿為下士是
邦者當宜何哉則君善職管庫者有不必言矣卒以
大德乙巳三月十有八日年六十七垂絕猶念惟恭
不置曰吾平昔鍾愛是孫今遠宦數千里不及聞吾

顧言可憾也哉妣王後二年亦卒二子從鼎從信孫
則惟恭其長初由王府郎中羅忠國使懷聞其好學
慤有立志遂與偕北即婚其家進之於王王甚禮之
言無不從事必見咨妻卒賜楮緡二千五百為娶元
氏子李惟寅銘曰

荀卿子言臂非長升高而招所見彰斯若可用為君
方惟懷為州河之陽寔為三聖淵龍鄉其間下士雖
守藏或小大國君卿當其貴可參攀鱗勃况復有孫
翌賢王遠塞而近孔子堂仕優學以能自疆何畏潛
德無輝光

故提刑趙公夫人楊君新阡碣銘

維蔚州蜚狐趙氏系不可遠本繇今江西湖東道肅
政廉訪使秉政而上推得二世祖崑金帥府評事卒
葬其鄉二子珪璿珪將萬夫戍蜚狐後遷刺蠡州留
璿在鄉守舍天馬南牧度形勢不支倡縣民以城下
之從太師國王徇地至蠡其刺猶城守礮殺王悍將
蕭大夫王恚欲阮城公請以身贖母兄死王哀之併
全蠡民以戰績每最進冀州元帥虎符復推與其兄
廷議多其悌讓改公冀州軍民總管別錫虎符入覲
受知睿宗承制監易州再遷行省中都金平監中山

府當憲廟世祖方淵龍牧召聞望之臣求治道之
宜今者置經畧司於河之南宣撫司從宜府於陝之
西行部於秦都漕於衛東西二千里道不拾遺而邢
則今中書右丞相之祖封國政陋民散最號勿治求
潛藩制官惟歲入其貢賦為置安撫司後邢易為順
德升州為府乃以近故太師廣平王從祖脫兀安與
公為斷事官位安撫上公年盛強俾與開國勳臣苗
胄為友則潛藩期任公者已不小矣世祖踐極制監
真定路位總管上俄遷順天路宣慰司肇置四道提
刑按察司以公使燕南河北轉使河北河南累章請

老不可年七十九始聽歸卒年八十三以監中山有

田朱固鄉不返葬蜚狐即塋是鄉堯封原亦昭時崇

顯壽考人也夫人既同享有其樂公當不恙亦以官

植業順德盡析秉政夫人從養及子貴食其祿以終

年八十二不及公才一年何壽考萃是一門哉因惟

女子：天父天夫者也父不能必子之貴能之者夫

子焉耳而難其全今之儲才將相係望海內者每在

乎風紀之官夫人以提刑使之妻而母廉訪使詩曰

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彼奕葉襲芳不隕世德夫人之

功亦鮮儼哉古邦君之妻邦人曰小君禮士喪妾不

得匹其夫必曰君妻曰女君後世封羊祜妻為萬歲
鄉君則令甲郡縣君之原可為今不敢氏夫人而君
之凡其不返塋中山卽別塋順德李馬村若不同
穴記稱合葬非古也因求之吾家雋州都督文獻公
開元宰相考也塋陝之峽石百官咸會焉及妣夫人
劉卒則塋萬安山萬安嵩高西趾去碇石二百里耳
以唐相之貴月入俸錢三千緡有力不足於至哉則
不合祔者亦從古也今秉政斯兆未必始亦由此燧
以其於古有徵為發之夫人生三男二女男秉政秉
彛秉秉女適焦簡周某孫男女九人秉政又曰吾他

日亦域是嘗諸師古人不諱死惟不趨取死之途今
之人鼎：焉惟死途之趨復苦諱死亦惑哉如師之
言則秉政不徇流俗語於身後事於其生亦庶幾古
達者也銘曰

襄國所直趙南魏北其西太行冀方四塞求田惟良
宜莫如襄衍沃平：千里其疆生家其間沒卽斯瘞
奚取日者風水焉泥孰倍平原如阜而尊左之右之
昭婦穆孫天厚其門旣壽旣祉流澤淵：未艾來只
世生顯人如夫如子

故金甄官署令魏府君墓碣銘

燧還吳中過廣陵日今嘉議大夫行臺御史中丞初

請曰吾祖靖肅公顧言以吾曾祖甄官署令卽死所

藏亂離失其處他日必虛為丘先塋石載其事無使

吾先人魂遊徬徨無所於歸而一善之或遺也子義

為銘隨又遣其少子可亨挈舟廣陵五千里追之襄

陽不及返而及之鄂授其考所輯家塾記曰掇是事

銘嗚呼確哉遠而勞焉迺本之曰魏氏繇唐相知古

子林刺朔州子孫居桑乾桑乾為今弘之順聖遠有

延恕者生中奉大夫守成中奉生通奉大夫餘慶通

奉生堯峇館酒使子貞堯峇實生甄官署令君諱允
元改德元字信之甄官生進士特賜及第笏特賜生
思廉卽記家塾者思廉生初初生翰林修撰必復可
系者是九世其大於金繇堯峇弟資德大夫參知政
事柱國鉅鹿郡開國公子平相世祖致治隆平祖考
中奉通奉再世官皆以公貴贈堯峇及子隴右令景
元甄官與逸其諱一人再世官皆以公貴廕君始監
順聖酒改弘州酒使鄧州權使抽稅設防有方與宜
平不增歛姦無走匿額有贏籌民不苛之入副堂厨
庫又為使改文綉上林兩署令同知易州入令裁縫

署改令甄官署以卒年六十三官止廣威將軍夫人
高氏七男笏玩瑜琦玠璠玉琦大中大夫行部侍郎
玠朝列大夫延安司獄璠翰林修撰今謚靖肅公與
特賜皆以明經進士官玩懷遠大將軍耀州庫使瑜
監豐利酒皆蔭官玉進士未祿卒二女一歸同知荆
州節度使事秦德美一歸其鄉右姓孫氏君究心本
富計田疇第舍牛馬雜樹直可為錢千者五萬歲入
粟為石者三萬歲抽五十一為七子求師取友須令
節休旬大集衣冠令枚誦所業覈其進惰已則鴈序
立前侍飲前修聲輝耳目漸涵化淪其心繇是成德

達才多萃其門章宗甚嬖李妃夫人視妃母王姑也
數召通籍禁中不可後從秋獵易州君方除道橋諸
水復召曰吾思與若第語久矣終不能一致今行
之所在是而夫子倅是便且時也無終見避之深夫
人以君出不敢專行俾子瑜請之亦不可曰是家膏
也親將汚人人有為不善者不畏取戾府縣惟憚君
知兵興下令急甚敢有舍奴婢亡命不告者罪及其
鄰人猶利其傭輕私役之覺則殺以滅迹或致大獄
君時鄉居聞有出入非常者召問得情嚴其錮防書
致其主婦之約示薄威以德其再無殘其生終不語

其主以獲之誰舍所也比卒免家僮久故者民之作
詩與斯世訣沐浴冠衣揆日而逝君之孝友天得非
學其使堂廚以鉅鹿公子叔元未仕曰大臣子故屯
其膏澤不見及耶三求推所居官縣官以故事無有
不可又恤其無子以靖肅後之靖肅又無子顧言後
初則甄官子孫世世圖報鉅鹿者何如也其家塾自
序曰繇吾季魯鉅鹿輔政茲降修仁潔義可謂曰久
仕之達者列品而九不過中：天晉為報將待夫後
之人耶最初之仕外僉提刑司事為副為使入為監
察御史治書侍御史侍御史御史中丞三十年間風

憲之官無不揚歷司清議者猶大有期曰將不已是
于今嗚呼自序君其知子哉矧必復於靖肅公克世
其官可大可久與亨學行疑：可述銘曰
反覆觀先民吁可哀積充報銜身期後來門令容駟
馬堂三槐必貴於天者如取懷惟中奉亦然祥用獄
至鉅庶再傳旣鈞軸官不私其子甄官承：三遜其
季叩莫膺又仁厥之祀修撰緝官以祀比言祀則大
以今修撰係後者再小宗旣顛蕃大宗賴藏偶失故
所魂依：招之從先墓來如歸撫：桑乾原終天地
碣孰華其文太史燧

